

《翁方綱年譜》補正

陳鴻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另號蘇齋，清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時年方二十；十九年，授編修。先後典江西、湖北、江南、順天鄉試；又嘗提督廣東、江西、山東三省學政。與同里朱珪、紀昀俱以宏獎風流爲己任，一時才雋之士多樂從之遊。

翁氏博涉多方，於金石、書畫、詞章之學，皆抉擿精審，剖析毫芒；書法出入平原、率更之間，頗爲世所推重。其治經，與當時考據訓詁名物諸家異趣，然其說頗多宏通之論、救弊之言。著書滿家，其尤著者有《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兩漢金石記》廿二卷、《粵東金石略》十二卷、《蘇米齋蘭亭考》八卷、《蘇詩補注》八卷、《石洲詩話》八卷、《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詩集》七十卷。又有《群經附記》，爲平生治經心力之所萃，晚年寫定凡數十卷，惜身後蕭條，書稿零落，已刊者僅《詩附記》四卷、《禮記附記》六卷、《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四種耳。

翁氏自敘生平行事，撰有《翁氏家事略記》一編¹，頗爲詳覈。曩讀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翁氏詩文集手稿本²，見其中多自記年月，頗有可補《略記》所未及者，因別爲之譜，草成稿本一冊。一九九〇年余視網膜病變，不辨細字，其事遂中輟。後任教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乃屬從遊陳純適君更爲之。陳君纂成《清儒翁方綱年譜》一冊³，頗具條理，惟以時間及見聞所限，尙多闕略。余日後流覽群

¹ [清]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復初齋詩集》附刻（上海：博古齋年石印《蘇齋叢書》本，1924年）。

² 按翁氏手稿本積四十鉅冊，舊爲繆荃孫所藏，現歸臺北國家圖書館。一九七四年，臺北：文海出版社嘗據以影印出版。

³ 陳純適：《清儒翁方綱年譜》（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籍，偶有所見，輒記舊稿之上，然未專力爲之，蓋仍期陳君異日修訂成書，將此稿付之也。

一九九九年五月，與沈津教授臺北識面。談次，知其亦纂有翁氏《年譜》，前後經營已三、四十年。沈教授曾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所見多異書、罕覲之本，彼復就歷年所見翁氏題跋、手札墨跡等，集爲《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一書⁴，其中外間不經見之文據云凡數百篇。余之跂望此二書刊布數年矣；前年見《翁方綱年譜》已由文哲所出版⁵，急翻閱一過。沈君雅志篤古，其銖積寸累之功殊不可及，其中頗多咫聞所未及知者。去年夏間，復從吳銘能君假得《集錄》一書，攜之南下。近日教課稍暇，長夏無事，因取余舊稿與沈《譜》比核一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余稿固不無沈《譜》遺漏者。今訂訛補闕，凡條錄二百五十事，爲〈翁方綱年譜補正〉一文，或亦讀沈君書者之一助云⁶。其有翁氏尺牘、題跋，爲《文集》、《集錄》所闕者，茲並逐錄其文，以省覽者尋檢之勞。二〇〇四年七月二日雨夜，時敏督利颱風掠境。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十六歲

是年，與表兄林天衢（鳳起）讀書城東育嬰堂東偏書室。（翁方綱：《復初齋文集》⁷，卷5〈二老話舊圖記〉）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十九歲

是年始從錢陳群（香樹）論詩。時錢氏於北方學者首推宋弼、戈濤二君，故先生之知二君詩最早。（《文集》，卷4〈坳堂集序〉）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二十歲

是年同榜成進士以古文名家者二人，一爲盧文弨，一爲蔣宗海。先生於諸君

⁴ 沈津：《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以下簡稱《集錄》。

⁵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以下簡稱沈《譜》。

⁶ 陳純適君《年譜》雖不及沈《譜》之詳贍富備，然間亦有沈《譜》所闕者，陳君或可別文錄出，茲未細加比對。

⁷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緒丁丑刊本），以下簡稱《文集》。

中年最少，時與二君往復上下其議論。（《文集》，卷4〈蔣春農文集序〉）盧氏精校讎，時先生喜讀遷、固之書，因借其所校三史錄之。（《文集》，卷12〈送盧抱經南歸序〉）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二十七歲

先生今、明兩年間，與趙翼比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詩論藝。（《文集》，卷4〈甌北詩集序〉）

森按：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⁸乾隆二十五年條下記：「十月，遷教子衡衡趙給事吉士寄園故址。屋內古木八九章，皆數百年物。……境地深靚，市塵隔絕，先後與趙雲松編修翼、翁振三編修方綱，及族子蓬心宸爲鄰。」（卷上，頁8）則王昶亦比鄰而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⁹卷八：「國初趙氏寄園舊址，在今給孤寺鄰近。乾隆庚辰、辛巳間，王述庵侍郎、翁覃谿學士、諸桐嶼太史，結屋比鄰，時有『三家村』之目」云（頁163-164）。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二十八歲

先生庚辰至甲申間，與錢載時共吟詠，往復商訂。

森按：先生與法時帆論詩，嘗云：「庚辰至甲申五年中，據石寓繩道胡同，據石所用功，不過即是阮亭選《五七言古詩》，及李雁湖注《王半山詩》、施注《蘇詩》。愚與之往復商訂，每一日中僮僕持片紙往返，聞打門聲，不問而知是錢七老爺處之手信。凡字句虛實、章法承接，無一日不往返商訂。迴思此味，依依如昨，人生不可多得之妙境也。」（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春拍《古代字畫》圖錄¹⁰Lot. 458 先生墨迹）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三十二歲

十二月，按試至瓊州，酌酒英佑將軍神祠，其碑記、事蹟皆弗能詳，因退而考據《省志》、《郡志》，撰〈英佑將軍江公祠壁記〉，刻諸石。

⁸ [清]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本，1978年）。

⁹ [清]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¹⁰ 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春拍《古代字畫》圖錄（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1995年）。

森按：此文見本集卷五，不記年月，今從李熙等纂《瓊山縣志》¹¹卷十七〈金石〉所錄原碑。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三十三歲

正月，按試欽州。時馮敏昌年十九，應試。先生得其卷，見所作〈金馬式賦〉及擬古諸篇，驚曰：「此南海明珠也。」即擢拔。五月，之省會覆，拔貢第一。（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¹²，頁4）

森按：先生嘉慶十二年為馮君表其墓道，有云：「予歷掌文衡，所得英雋非一，而以天才獨擅，屈指君為最先。」（《文集》，卷14〈刑部主事魚山馮君墓表〉，頁9）可見先生賞愛之厚矣。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三十五歲

六月，在廉州使院。馮敏昌來晉謁受業，所作古今體詩由是一變。（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頁5）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三十八歲

六月，馮敏昌以詩文請業。先生閱後大喜，手書云：「有此才氣，則五嶺十郡三州竟無其對，所謂粵之詩家若南園前後五子，以及近日嶺南三家，皆不足道也。風骨一年勝於一年，似此則竟要直追古大家而學之，斷斷不可落明李、何諸人窠臼」云云。（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頁6）

侯官林侗藏漢甘泉宮瓦，有王士禎、朱彝尊、查慎行題詩。七月，其子攜來乞詩。先生為作〈甘泉宮瓦歌〉，復摹入素冊，書諸人題詩於左方。九月，趙翼為題長句。（趙翼：《甌北集》¹³，卷16）

冬，瓊州府學遷學工竣，先生為撰〈遷建瓊州府學宮碑記〉。

森按：此文本集、《集外文》未收，今錄存之：

極南大瀛海，沐浴文明百寶之氣，加以聖天子道光丕冒，是彝是訓，環

¹¹ 李熙等纂：《瓊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¹² [清]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原題《先君子太史公年譜》，附刻馮敏昌：《小羅浮草堂文集》卷首（清道光間刊本）。

¹³ [清]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匝萬里，千村百崗，雅歌之聲相聞，人文士氣，蒸蒸郁郁，日益登躋，淳厚昌熾。而遷學工適告竣，其地在瓊州郡城之中，後瓊臺而前瓊山，東北挹雙泉之源，西引龍潭、西湖，南帶南湖之水，會大江入於海中，直城樓居高居陽，爲一郡十四庠序之首。中爲大成殿，以奉先師孔子；旁爲兩廡，自門序階閭，筵簪采桷，講誦之堂，庖廡之所，候望宿息，罔不畢具。經始於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而以其明年冬落成。斯地舊試院也，學故在城東南隅。先是宋慶曆四年，始建郡學；淳熙中，嘗重修之，子朱子所爲〈記〉也。明宏治時，遷縣學於其右，而城築於建學之後，城廣而學隘，迺始議遷學；舍圯於颶，又議遷。會郡人吳位和等願率私錢助工，僉以使者試院地爽塏，宜建學，乃遷郡學於茲。而以故郡學地置院，遷縣學於其西北，更買地拓之，於是兩學聿新，郡伯桂林曹侯以郡人之意來請一言爲記。方綱三至瓊，觀於海，觀於聖人之門，則必擇其言之尤切要者記之。方綱竊見瓊之士漸摩久而觀感切，蓋皆知學之繫於人，而關於地必擇高明顯敞之區以營之，且當官吏正議修建時，闔郡紳士爭先出白金至七十餘兩，踴躍倡導，功百其倍。父老子弟恭敬趨事，由此昌其文化，盛其科目，敦其土俗，是所宜書矣。而又有進者，昔者乙瑛之王錢，史晨之家穀，詳於奏祀之文，而反略於綜理之規、教條之善。今曹侯之政既章於斯民，而以民情願助之實上之部使者，其經營度支、條件出入之節，則令紳士自推其能者核之，不以吏役稽焉。是侯之敬慎公務，有以輔其平日化民成俗之爲者，尤宜大書。而以方綱所區區欲記之意，則尚有進焉者。是學之所最切要而爲他學所不獲有者，在朱子一〈記〉，而其石與字今皆無有也。其略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職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存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

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子朱子之言若此，則凡入此學者，其於仰止聖人、希法前賢之要道，舍是曷求乎？方綱不敢不敬錄於石碑，觀者深體而加省焉，則亦猶之「難爲水」、「難爲言」之義矣。學又有方石碑一，明成化癸巳豐城涂副使棐以八分書朱子〈齋居感興〉詩也。謹語曹侯遷之於新堂，而和韻刊示學官弟子焉。其戟門、壁池、宮牆面勢丈尺，器物、書籍典守冊目，咸有司存，故不具著。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廣東提督學政大興翁方綱拜撰並書。乾隆三十五年歲在庚寅冬月立。（錄自李熙等纂：《瓊山縣志》，卷17，頁22-24）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三十九歲

七月，趙翼擢貴西兵備道，先生賦詩四章贈行。（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¹⁴，卷8、闕名：《甌北先生年譜》¹⁵）

森按：《甌北集》卷十七有答詩。

曹文植典粵東鄉試。九月九日榜發後，先生與之同登粵秀山，訪古詞林，賦詩倡和。（曹文植：《石鼓硯齋詩鈔》¹⁶，卷首先生序文）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四十歲

二月，謝啓昆出守鎮江，九日出都。首塗前夕，來爲別，與馮敏昌聯句，先生爲略疏其章法，至漏下四鼓。謝君歎曰：「不圖今夕大悟詩理！」其後先生與謝君書，必縷及此夕語。（《文集》，卷12〈送吳生序〉，頁16）

森按：沈《譜》據先生《詩集》卷六十二載：「正月，謝啓昆、馮敏昌於先生齋對榻論詩。先生以爲二子止此一聚，最關賞析，不可復得。」（頁61）然《翁氏家事略記》載先生正月廿九日始抵京，則正月不得有此。余意此與二月八日之論詩譚藝當是一事。

二月起，閱明刻史容《山谷外集注》十七卷，至十一月廿六日始看一遍訖。（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¹⁷，卷3，頁10）

¹⁴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1917年劉氏嘉業堂刻本），以下簡稱《集外詩》。

¹⁵ 闕名：《甌北先生年譜》，收入趙翼著，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下冊。

¹⁶ [清]曹文植：《石鼓硯齋詩鈔》（嘉慶五年家刻本）。

¹⁷ [清]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

是年春，紀復亨（心齋）將卜居吳中，先生與錢大昕、錢載、程晉芳、羅聘、陸錫熊等集城南陶然亭餞之，分賦吳中故事，先生得樂園，錢大昕得石湖。（《復初齋詩集》¹⁸，卷10；又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¹⁹，卷1；又錢載：《擇石齋詩集》²⁰，卷33）

秋，吉夢熊（渭崖）一日過先生書齋，見先生所撰《石洲詩話》，笑曰：「考求古人深意，不爽毫髮，何不用此於《三傳》、《三禮》，豈不較熟精杜、蘇集更有益乎！」先生笑而不答。蓋先生自有讀群經劄記，積存篋中，特未舉以示人耳。（先生跋自書稿本《石洲詩話》）

森按：此所言「讀群經劄記」，蓋即先生群經《附記》初稿本。《附記》為先生晚歲心力之所萃（詳下），知其書經營前後凡三十餘年。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四十一歲

三月三日，先生邀集錢載、程晉芳、曹仁虎諸友，修禊於右安門西野圃，有唱和詩成冊。（先生〈跋曹慕堂邀同人詠詩卷〉，《文集》手稿影印本，第13冊，頁3663。）

是月，入四庫館修書。於寶春亭日與程晉芳計所誦五、七言古詩，自魏、晉以至唐、宋，先生自言「彼時愚尚能背誦八百餘首」。異日先生與法時帆論詩，嘗舉此，謂「此事若不從苦功探討過來，未有可信筆直寫者也」。（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春拍《古代字畫》圖錄Lot. 458 先生墨蹟）秋，彭衣春持黃石齋（道周）墨蹟屬題。此件係壬午（廿七年）秋，先生與彭君同典湖北鄉試，歸途彭君於驛館購得者。先生為考石齋事實，跋之。（《文集》，卷31）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四十二歲

五月，校《五音韻譜》。（翁方綱：《蘇齋筆記》²¹，卷8）

是月十七日，與曹學閔書，討論校刻《吳蓮洋詩集》事。先生提出刻吳集有三途，請曹君斟酌之。（沈津：《集錄》，〈致曹文植書一〉，頁565）

¹⁸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道光二十五年葉志詵補刻本），以下簡稱《詩集》。

¹⁹ [清]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收入《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²⁰ [清] 錢載：《擇石齋詩集》（光緒四年蘇州府重刻本）。

²¹ 翁方綱：《蘇齋筆記》（宣統二年石印本）。

森按：此信不具撰年，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本年七月一日先生〈重刻吳蓮洋詩集序〉，云：「汾陽曹僕卿以其鄉人張觀察之意，俾方綱校訂蓮洋詩刻之，爲取鈔、刻諸本校月餘乃定。」（《文集》，卷3，頁12）則此信當撰於是年。又，與曹君第九書言：「《蓮洋集》弟已辦畢，現覓友再加覆校其中訛字。若目下即付梓，則先從《年譜》等付之亦可。」信末記「七月十三日」（沈津：《集錄》，頁567），當亦作於是年。

十月，朱筠自江南歸，以所得華陰本〈西嶽華山碑〉見示。先生假歸齋中，殫十日思力，并諸家題跋鉤摹裝爲一冊，十九日，跋識之（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²²，卷4；又《蘇齋題跋》²³，頁6）。又錄正月所作〈華山廟碑歌〉於華陰本之後，朱筠有和作。（施安昌編：《漢華山碑題跋年表》²⁴，圖版42、43）

冬，錢坫將南歸，先生有〈送錢獻之序〉贈行。（《文集》，卷12）

森按：此文不記年月，然文中言錢君「今舉京兆府副榜，將歸拜其親，省其叔父於粵」云云（頁2），考錢坫爲「乾隆甲午副榜貢生」（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²⁵，卷3本傳；徐世昌：《清儒學案》²⁶，卷84，頁36）；又錢大昕本年九月奉命提督廣東學政，十一月到任（見錢大昕：《錢辛楣先生年譜》²⁷）。此文言坫將「省其叔父於粵」，則應作於本年冬。

又按：先生〈序〉中言：「獻之以一介之士遊京師，未三年，而同學前後數輩無不知有獻之者。……以予觀獻之三年來，始也視粵而容寂，繼也志日以廣，氣亦日以揚。未知其於古也，信乎？疑乎？於其所得者，足乎？未足乎？」（頁2-3）蓋於其人似有慊然者。先生〈與錢大昕書〉言：「獻之昨日出京。弟於獻之臨行，不揣庸妄，重有規勸，大約以教其謙慎爲主。……至於『謙』之一字，則弟近日始覺獻之頗有受病處。即如前日臨別時，托其篆『藥洲』二字圓額，始見其私印『在斯、冰而後，直至小

²² [清]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影印《文選樓叢書》本）。

²³ 翁方綱：《蘇齋題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山陰吳氏遜齋《金石叢書》本）。

²⁴ 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²⁵ [清] 江藩著，鍾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²⁶ 徐世昌：《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79年）。

²⁷ 錢大昕：《錢辛楣先生年譜》，收入楊家駱主編：《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生』，似此神氣，恐非積累日上之道。此一印章，吾兄宜代為毀之」云云（沈津：《集錄》，頁588），觀此，可見先生此序之微意矣。

又與錢大昕書。（沈津：《集錄》，頁588）

森按：此信不記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信中言：「木天領袖，持節嶺疆，真海隅多士之福。……今得吾兄先生來此，實是繼惠半農之席。……然惠公之澤，於嶺東潮、嘉一帶尤著；而至今稟承經訓具有端緒者，亦實不概見。蓋此地承師之薄劣，坊本經書之沿陋，積習難化，匪伊朝夕，非得大賢，不能一洗其病，故曰真海隅多士福也。」正指錢氏提督廣東學政也。復據上引錢帖事，則此信作於本年冬審矣。

本年所為文，又有〈吉太僕隨輦集序〉。（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²⁸，卷1）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四十三歲

四月八日，為顏崇榘跋所藏茅子戈。（張燕昌輯：《金石契》²⁹，續頁4）

二十四日，與陸鎮堂、馮敏昌同登城東觀象臺。臺在崇文門東北城堞上，高於城數丈。同觀測星觀象諸儀。（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頁8）

五月十四日，校明刻史容《山谷外集注》，至廿六日校訖。（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3，頁10）

七月，《蘭亭考》脫稿，時先生齋壁摹勒有東坡、米芾所書石拓，因名此書曰《蘇米齋蘭亭考》。（本書）

〔正〕十一月，嚴長明以所著詩《玉井牽蓮集》見寄，先生為賦長句書後。（嚴長明：《嚴東有詩集·玉井牽蓮集》³⁰，頁8）

森按：沈《譜》繫此詩於乾隆四十七年（頁189），未核。

是年所為文，又有〈跋後漢剛城村佛經〉。（《集外文》，卷3）

²⁸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1917年劉氏《嘉業堂叢書》本），以下簡稱《集外文》。

²⁹ 〔清〕張燕昌輯：《金石契》（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6冊）。

³⁰ 〔清〕嚴長明：《嚴東有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六年郎園刻本，第1450冊）。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四十四歲

三月八日，以惠氏紅豆山房校本《金石錄》、范氏天一閣舊鈔本，及陸費曄（丹叔）新得舊鈔本，凡三本，同校於寶善亭。先生〈跋〉文言：「是三本者，惠氏本暨丹叔本皆用義門校本謄入，然二本皆不及盧刻本，范氏本則又不及二本。從前曾以竹垞所校本，即汪氏裘杼樓藏者校一過；又以孫氏萬卷樓所藏謝刻本校一過，與余所鈔此盧刻本，凡校過六本」云。（潘景鄭：《著硯樓書跋》³¹，頁139）

是年春，與丁杰晨夕過從，相質諸經說。先生見渠所校朱竹垞《經義考》積數十條，因錄存於篋。（《文集》，卷1〈經義考補正序〉）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四十五歲

四月，陳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見示，凡六十七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徑漢尺二寸外，波勢亦適，先生手摹之，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蘇齋題跋》，頁19）

十一月廿一日，與黃易書。（沈津：《集錄》，〈致黃易書五〉，頁574）

森按：此信僅記月日，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中言：「弟所翻刻石經，天冷匠遲，屢催未全，竟須再寄矣。」考是年八月黃易於都下購得《漢石經》三段（《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先生借摹，並屬張燕昌勒之石（《兩漢金石記》，卷3，頁10），信中所言「翻刻石經」者指此。又沈《譜》：「十月，黃易將之官，同人賦詩送之。」（頁109）復與此札「臨榮行時，更不瀆陳□，……兄東行後，有奉寄之信，於何處寄上為便？」二者切合。此札又言「武昌〈怡亭銘〉已再三託洪素人、姚雪門拓之，大約來春必得也。」按先生跋〈怡亭銘〉在明年九月（沈《譜》，頁121），則此札作於本年明矣。

是年所為文，又有〈跋唐郭君碑〉。（《集外文》，卷3）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四十六歲

正月，孔繼涵為先生寫錄曝書亭舊藏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殘本七卷，二月初九日畢工。（繆荃孫：《嘉業堂藏書志》³²，頁1218）

³¹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³² [清]繆荃孫：《嘉業堂藏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春，與王昶、朱筠、孔繼涵、孔廣森、王念孫集陶然亭。王昶有詩紀之。
(王昶：《春融堂集》³³，卷16)

[正] 沈《譜》：「二月，是年春，莆田河邊朱紫坊第十五侄霽霖繪先像一冊來，先生敬裝於前函內，凡一函三冊。」(頁114)

森按：先生《文集》卷五〈家祠畫像冊後記〉云：「既摹畫先像於冊之後四年，莆中族子霽霖偕計吏入都，摹祖像十二幅來奉於祠，敬續裝冊，合前凡一函三冊，時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五日也。」與沈《譜》時月不同，此當以《集》本所載原〈記〉時月為正也。

八月四日，友人李文藻卒於廣西桂林同知任。疾革時，遺命以所藏金石百種寄先生，屬為編次。

森按：先生撰〈李南礪墓表〉，言李君生前嘗「欲依朱氏《經義考》『存』、『闕』、『佚』、『未見』之例，以編金石。其在廣西寄予拓本數十百種；疾革時，遺言寄予編次者又百種。予雖寡陋，必為考核論次，以成君之志」云。(《文集》，卷14，頁9)

[正] 沈《譜》：「八月七日，蔣士銓、吳玉綸、陳崇本、吳錫麒、程晉芳集先生齋，同觀〈王審知碑〉，相與為文以紀之，而先生為考其概並跋。」(頁119)

森按：先生原跋曰：「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七日，鉛山蔣翰林士銓，……新安程翰林晉芳，集方綱齋，同觀拓本，賦詩紀之，而方綱為考其概云。」(《文集》，卷24，頁17-18)則《譜》「相與為文」當作「相與賦詩」。

今、明兩年間，先生與丁杰對門而居，交最密，幾無日不相過從。

森按：《文集》卷十三〈丁小疋傳〉言：「予為君題『北學齋』扁，在京師宣南坊金氏家，與予對門而居。乾隆戊戌、己亥數年間，無日不相過從，共几展卷，審正罅漏，如對古人。嘗相約補正秀水朱氏《經義考》序尾年月。……予時在四庫館，日鈔數條，歸以語君；君亦博採見聞，以相證合」云(頁4-5)。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四十七歲

陳崇本擬刻〈漢延熹華山碑〉，先生為鉤摹一本，供其上石。正月三日，先生於摹本後長歌代跋，有云：「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嗜古皆商丘。商丘之本

³³ [清] 王昶：《春融堂集》(嘉慶十二年王氏塾南書舍刊本)。

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蓋陳君正河南商丘人也。（《蘇齋題跋》，頁12-13）

二月廿一日，與黃易書，寄贈新刻雙鉤〈華山碑〉本及先生所刻《漢石經殘字》拓本。先生言：「金石之學，真知篤好無若九兄，彼此各有新得，時時通問，亦天下第一快事也。」（沈津：《集錄》，〈致黃易書九〉，頁575）

森按：此信僅記月日，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信中言：「《西嶽華山碑》弟雖已雙鉤寄陝，而勒石拓寄尚無定期。今商丘陳伯恭出貲雕木，亦是有緣，惟跋字甚多，一時未得竣工，今先將碑本並額奉寄」云云（頁574-575），知爲是年撰也。信中所言「雙鉤寄陝」之本，則四十二年九月畢沅屬先生重摹，將立石岳廟者（沈《譜》，頁108）。

五月，王昶具其父事狀，請盧文弨爲撰〈墓志〉，梁同書書之；錢大昕爲撰〈神道碑〉，先生以分書書之。（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卷上，頁21）

六月，校舊鈔本《說文解字通釋》。

森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先生校本，書凡六冊，首冊記：「己亥六月二日申時，用王侍郎（昶）鈔本校此冊，至三日申時校訖。」三日申刻校第二冊，至四日午刻訖。四日卯時校第三冊，至五日午時校訖；六日晨起校第四冊，至午校訖；七日晨起校第五冊，至午校訖；七日申時校第六冊，八日晨起全書校訖。

九月，先生同榜進士蔣宗海，訪先生於秦淮驛館，相與考定攝山諸碑，並出所藏古硯，與先生審定款識者累夕。（《文集》，卷4〈蔣春農文集序〉）

〔正〕除夕前二日，賦〈徐天池（渭）水墨寫生卷歌〉。（張岩、錢淑萍編：《明清名人中國書畫題跋》³⁴，頁207-211 先生墨跡）

森按：此詩亦見《詩集》卷二十，沈《譜》列於明年，今從先生墨跡。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四十八歲

〔正〕沈《譜》：「正月九日，跋朱野航手柬。」（頁145）

森按：此條繕文據《集外文》卷四。今檢《集外文》本書，此跋末繫「乾隆庚子九日」，蓋脫去月份。沈《譜》繫此於正月，未詳所據。

〔正〕二月，江德量在揚州爲先生購得北宋拓〈化度寺碑〉真本。（《文集》，卷22〈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先生得此，寶愛逾恒，自言寢食與俱，無日不

³⁴ 張岩、錢淑萍編：《明清名人中國書畫題跋》（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心摹手追也。（先生〈宋拓化度寺碑響拓真本〉乾隆五十年五月望日跋）

森按：先生究心此碑前後數十年，己未（嘉慶四年）跋此本，嘗言：「今日海內所存是碑真拓，以吾齋所藏爲第一。」（沈津：《集錄》，頁110）其欣幸可知。沈《譜》記此，但云「二月，自汪中處購得〈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宋拓本，有詩四首」云云（頁146），所記似未得其要。抑據先生此碑〈響拓真本〉跋云：「己亥秋九月，汪秀才容甫訪我於秦淮驛館，云揚州有〈化度〉二本，一蔣愚亭所藏真本，一馬半槎所藏贗本也。予因託友人訪覓，其明年春，愚亭本歸予齋，即此本也。」（沈津：《集錄》，頁115）據此，則此本實非從汪中購得也。

是月廿一日，與黃易書，以〈攝山明徵君碑〉等五種爲贈，並告以魚臺令莫君將爲先生刻《濟寧碑釋文》二卷，因請黃君於濟學內尋訪是否有可補入之件。（沈津：《集錄》，〈致黃易書四〉，頁573）

森按：此札僅具月日，今按信中言：「弟近得〈化度寺碑〉真本，的是宋拓，有潘陋夫及蔣宗元題跋甚多。」知當作於本年春。另據信中云：「前歲於江寧手剔諸碑，曾有《金陵訪碑略記》五卷草稿，亦無力付剞。」先生《家事略記》載去年秋典江南鄉試，撰有《金陵訪碑記》五卷，可爲旁證。

是月，書賈陶生攜宋拓《澄清堂帖》殘本一冊來，內有孫退谷題字五段，賈人索直三百金。先生欲暫留數日，不可得，與丁杰賞歎久之而罷。（《文集》，卷28〈跋澄清堂殘帖〉）

三月二十五日，張埏賦〈題宋槧施顧二家蘇詩注〉長歌，題先生藏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墨跡）

四月上旬，爲丁杰書朱竹垞贈鄭芷畦句「圖書宜後定，天氣欲新涼」隸書五言聯。題識云：「小疋孝廉博訪芷畦事蹟，俾予書之，其篤古不減前人，故書此奉贈。」（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八年春拍《中國書畫（古代）》圖錄³⁵Lot. 523）

五月，邵晉涵、桂馥飲於先生齋中。桂君出示其祖述菴壽幛，皆康熙初名人贈言也。先生屬邵君跋記其後，以爲侑觴之具。（邵晉涵：《南江文鈔》³⁶，

³⁵ 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八年春拍《中國書畫（古代）》圖錄（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1998年）。

³⁶ [清]邵晉涵：《南江文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胡敬刻本，第1463冊）。

卷8〈書桂未谷家藏壽幃後〉)

五月二十七日，書錢塘所著《淮南天文訓補注》後。（本書卷首）

森按：此文亦見《集外文》卷三，不記年月。

秋，丁杰將屬羅聘畫鄭康成像，與先生往復討論逢掖之制，以爲深衣近是。任大椿遂爲《深衣考》一書，以詳釋之。（《文集》，卷12〈送顧文子進士歸興化序〉）

八月，盧文弨入都。先生假觀渠所校《周易注疏》、《逸周書》、皇侃《論語疏》、《孟子》、《大戴禮記》，及《春秋繁露》、《鄭志》、《五經異義》、馬氏《意林》諸書校本。（《文集》，卷12〈送盧抱經南歸序〉）盧君亦從先生借得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以佐其校理群經。（盧文弨：《抱經堂文集》³⁷，卷7〈周易注疏輯正題辭〉）

十月一日，盧文弨爲先生題宋板《施顧注蘇詩》。（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7〈題宋板施注蘇詩〉）

森按：此文末繫「乾隆庚子頒來歲朔之日」（頁99），據《清史稿·禮志八》³⁸：「時憲書成，欽天監官歲以十月朔日進，並頒賜王公百官，午門行頒朔禮」云云（頁2651），今故繫此。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四十九歲

二月，爲曲阜孔雋谷跋所藏宋高宗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蘇齋題跋》，頁60）

三、四月間，錢坫來書，並以六朝造像拓本若干種爲贈。（詳本年末條）

四月廿七日，作〈趙子固落水蘭亭卷歌〉。

森按：此詩見《詩集》卷二十三，其年月據先生〈落水定武蘭亭〉響搨卷墨跡（詳下）。

五月，先生從曹文植假得趙子固〈落水蘭亭〉卷，以天目山房宋拓本與之對校，歷時一月，將〈落水蘭亭〉響拓成卷。望前一日，作〈自題臨本蘭亭卷四首〉；翌日，復作〈再題落水蘭亭卷四首〉。

森按：諸詩並見《詩集》卷二十三，年月據先生響拓卷墨跡。

又按：先生響拓卷原件，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天津市文物公司二〇〇二秋

³⁷ [清]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³⁸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季文物展銷會《競買品圖錄：中國書畫（一）》³⁹著錄，今不知流轉何處矣。

是月廿四日，與嚴長明書，並以手摹〈張遷碑〉殘字二紙爲贈。

森按：原札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沈君《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載之（頁591）。先生信言：「弟初到橋門，方在洗拓〈石鼓〉、〈蘭亭〉，尚未成帙，容即續寄上也」云云，末記「五月廿四日」。今據先生〈辛鼓殘字記〉云：「乾隆辛丑三月，方綱官司業，日於橋門手拓十鼓。」（《文集》，卷5，頁1）知爲本年五月作也。

閏五月十日，賦〈落水蘭亭響搗卷成歌以志喜〉。先生自言：「晴雨眠食，行住坐臥，無刻不在〈落水蘭亭〉卷側者凡兩月」。十二日，自識云：「是卷裝成，與原本細對，形神俱合，吾齋竟算新得〈落水蘭亭〉卷矣。」（據先生〈落水定武蘭亭〉響拓卷原墨）

劉台拱禮闈報罷，大挑二等，以教職用。九月，自京師歸，先生贈序勗之，稱「寶應劉生學廣而氣醇，吾嘗謂今世後進之士考訂禮經者，必於生屬焉。」

森按：先生〈送劉端林歸寶應序〉，見《文集》卷十二，劉君南歸時月，茲從劉文興氏〈劉端臨先生年譜〉⁴⁰繫於九月。

歲闌，有答錢坫書，告以《蘭亭考》業已脫稿，惟尙未能付刻。（沈津：《集錄》，頁587）

森按：此信無年月，今據札中言：「春季、夏初之際，接奉手畢并六朝造像各拓本，忽忽歲又闌矣。……所要〈石門銘〉詩已於燈下草率成七古一章，用去聲韻，只可當考據題跋之用，不足云詩也。是碑極難拓，承許惠寄，幸踐前諾，想弗吝也。」考先生編年詩，本年之末有〈北魏王遠「石門銘」在褒斜谷，極難拓，錢獻之寶藏本，云儻以一詩來，可寄贈也，爲賦此〉（《詩集》，卷24），知此信當作於是年歲暮。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五十歲

〔正〕沈《譜》：「正月二十日，先生《七言律詩鈔》十八卷，由弟子曹振鏞付梓。」（頁173）

³⁹ 天津市文物公司二〇〇二年秋季文物展銷會《競買品圖錄：中國書畫（一）》（天津：天津市文物公司，2002年）。

⁴⁰ 劉文興：〈劉端臨先生年譜〉，《國學季刊》第3卷第2號（1932年6月）。

森按：本年之末，沈《譜》復有「是年，刻《七言律詩鈔》十八卷，扉葉刻『《七言律詩鈔》，大興翁方綱鈔』云云」一條（頁185），重出，當刪去。

三月三日，以宋葆淳所藏唐銅魚符拓文裝冊，賦〈唐銅魚符歌〉題其後。（鮑昌熙：《金石屑》⁴¹，第1冊，頁50-51）

秋，董元度將歸平原，先生與方昂（坳堂）爲茗蔬於城南崇效寺僧舍，紀昀、蔣士銓、程晉芳、周永年、邵晉涵、洪樸、汪啓淑、吳錫麒等皆來，相與戀別述懷，徙倚蕉梧之陰，歡言盡日而不能去。諸君相和爲歌詩以紀之，而先生爲之序。（《文集》，卷12〈送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是年冬，先生校《黃山谷詩》任淵注《內集》二十卷、史容注《外集》十七卷、史季溫注《別集》二卷，上之。有詔刊入聚珍板，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乃廣布藝林矣。（《文集》，卷3〈刻黃詩全集序〉）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五十一歲

沈《譜》：「正月，《蘇詩補正》刻成，先生有詩紀之。」（頁192）

森按：先生此書當名《蘇詩補注》。據嘉慶二十二年先生與阮元書，中有言：「從前曾費十餘年之心力，與馮星實、丁小仄掇拾零件，竊撰《蘇詩補注》八卷」云云（沈津：《集錄》，頁511），則先生此書馮應榴、丁杰二君實助成之。

二月，與桂馥書，告以《兩漢金石記》已撰成七八卷，全書約可得十五、六卷。（沈津：《集錄》，〈致桂馥書一〉，頁553）

森按：此信無年月，今據先生札中言「弟去年哀錄施、顧注《蘇》之原本，葺爲八卷，門人曹吉士爲鋟於木，此書今年新正始畢工。而今果得朱蘭嵎臨坡像，尊跋甚妙，精靈感會，實非偶然」云云。按先生去年春撰《蘇詩補注》八卷成，曹振鏞爲刻之，本年正月告成，沈《譜》云：「正月，《蘇詩補注》刻成。……顏衡齋自江南泰興季氏購得明朱蘭嵎爲張鍾山摹李龍眠畫〈東坡笠屐圖〉，屬桂馥跋於後，再贈於先生。」（頁192），即其事也。復據此信言：「運生行甚急，渠有要事。……只得今日半天工夫，匆匆寫『巾卷齋』匾，殊愧不工。」沈《譜》載：「二月二十五日，桂馥屬先生書『巾卷齋』匾，先生並有跋。」（頁193）則此信本年二月所

⁴¹ [清] 鮑昌熙：《金石屑》（《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6冊）。

作決矣。

是月，黃易爲先生借得吳門陸紹曾〈漢武梁祠畫像〉摹本，凡十四幅，蓋自舊拓殘本響拓者。先是，先生丁酉（四十二年）秋聞黃君言，揚州汪大盋（雪礪）家藏是冊。己亥（四十四年）冬，託江德量百計訪購、假觀，不可得，時引爲憾。至是，乃得一見。先生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像。（《蘇齋題跋》，頁24，又沈津：《集錄》，〈書漢武梁祠像古拓冊〉，頁54）

森按：據上引先生與桂馥書，中言：「昨小松借得吳下陸貫夫響拓之〈武梁祠像〉摹本，甚妙。芝山謀爲鋟板，尚未動手」云云（沈津：《集錄》，頁553），知先生借得此本在二月。宋君摹刻本，是年七月鋟諸木，見先生跋文（沈津：《集錄》，頁54）。

夏，桂馥來書，言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標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舊以爲蔡中郎所書，然其字與漢石經絕不類，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先生得書後，亟欲一見，至廨寐以之。（《蘇齋題跋》，頁36）

六月十五日，紀昀六十初度，先生爲賦〈紀曉嵐少司馬六十壽詩〉二首。（《集外詩》，卷17）

沈《譜》：「八月六日，先生奉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劉墉，另一副考官爲尹壯圖。」（頁194）

森按：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三云：「順天鄉試考官，凡籍隸畿輔者，例不開列。乾隆癸卯，覃谿學士以洗馬奉命充副考官，尤爲異數。嗣後紀文達公亦曾主京兆闈。」（頁49）錄以備參。

盧文弨主山西三立書院，該院舊藏《通志堂解經》六十函，缺其首帙，盧氏屢謀補完之，未果。是年八月，先生爲寫一帙寄之，以成其志。（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7〈題三立書院所藏通志堂經解卷首〉）

凌廷堪在京日，曾以所纂《元遺山年譜》草稿請質。先生喜曰：「昔者亦擬爲此，今得子書，余可以不作矣。」亟勉其早日寫定。（凌廷堪：《校禮堂文集》⁴²，卷27〈元遺山年譜序〉，頁252-253）

森按：張其錦《凌次仲年譜》載凌君是年九月廿二日出都，此當在九月出都以前。

十一月三日，跋曹文植所藏宋拓《澄清堂帖》殘本。是冊庚子（四十五年）

⁴² [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仲春書估嘗持以求售，以價昂不能得。是冬，乃於曹君齋中見之，因借歸細翫，並跋其後。（《文集》，卷28，頁11）

森按：先生〈跋〉文論董香光所見之本，與孫退谷藏本並非一本；又言：「南宋末年《淳化》、《大觀》真本已亡，坊間書賈取官私雜帖內右軍有名之蹟彙次上石，排輯卷數，貌爲古刻耳。是澄清堂者，直南宋賣書鋪坊之名」，非南唐所刻也。

是月九日，周升桓、江德量、宋葆懌、張石公同集先生寓齋，觀先生所藏宋拓本《大觀帖》第六卷。先是，周君前數日見孫退谷所跋《澄清堂帖》，嘆爲天下法帖之冠。及見此帖，乃咋舌嘆服，以爲世所希有云。（沈津：《集錄》，〈跋大觀帖〉，頁203）

先生以《澄清堂帖》與《大觀帖》細對，見《澄清帖》間有摹失之字，因斷言：「《澄清》不得與《大觀》抗論明矣。」（同上）

是年，先生以汪啓淑新刻《說文繫傳》一部贈盧文弨。盧君來信討論《繫傳》之非。（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21）

是年所爲文，又有〈跋美原神泉詩〉。（《集外文》，卷3）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五十二歲

正月，先生與朝鮮金景林（名漢泰）相見於博西齋（明）處。金君美丰儀，博學嗜古，爲三韓巨族。先生爲書「自怡堂」扁，金君攜歸，東人題詠殆遍。（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⁴³，頁186引翁樹崑〈金景林鴻臚自怡堂記〉）

春，揚州汪大耋寄來〈漢武梁祠畫像〉油素影摹本。三月二十七日，以汪本、陸紹曾響拓本及黃易摹本三本對看，參互考證，著於《兩漢金石記》卷內。（《蘇齋題跋》，頁24，又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⁴⁴，頁382）

八月七日，與陸恭（謹庭）書，言近得唐徐嶠之所書〈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而從來著錄家皆以此碑爲太和七年范昀書，疑「其原碑是徐嶠之書，因毀於寇，而范昀乃重書之。」然未敢輒定，故請陸君「所見唐碑內如有此

⁴³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

⁴⁴ 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種，無論是徐嶠之，是范昀，總祈惠借一觀，以釋此疑。」（沈津：《集錄》，〈致陸恭書三〉，頁559）

森按：此札不記撰年，然據信中言「弟近得唐徐嶠之書一碑」云云；「又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向見數本，以爲假物。今見一本，紙墨極舊，必是宋拓，今臨一本奉贈」。考先生《文集》卷二十三有〈跋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少林寺戒壇銘〉二文，俱本年所作（沈《譜》，頁212），知此信亦應撰於是年。

又按：先生明年有詩〈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原是徐嶠之書，今石是大和七年范昀書也。予得舊拓本，裝潢者割去范名，詭爲徐書。因從〔江〕秋史假其尊人蔗畦所藏本證是范碑，而其拓特精，何必冒徐邪？〉（《詩集》，卷30）據此，則此碑相傳作范書者不誤。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五十三歲

黃易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及〈漢朱龜殘碑〉三種屬爲跋尾。先生以爲三碑之中，〈朱龜碑〉最爲精妙，其書勢多變方爲圓，在漢隸中爲最近篆者。七月廿三日，爲作跋語四條書其後，並臨寫一本。（《蘇齋題跋》，卷上）

是年秋，趙翼郵寄所刻詩集二十七卷，屬爲之序。九月既望，爲序其書，先生稱其「詩境硯兀奇宕，音在空外」。（趙翼：《甌北集》，附錄3〈序跋〉，頁1443）

森按：此序又見先生本集卷四，不具年月，文字略異。

〔正〕沈《譜》：「十月五日，跋〈漢王稚子二闕〉。」（頁223）

森按：沈君《集錄》據集本此跋撰於「乾隆五十年冬十月廿有五日」（頁56），《蘇齋題跋》作「冬十月有五日」，蓋「有」上脫「廿」字，沈《譜》不知《題跋》文有脫誤，逕作「十月五日跋」，未核。

十二月，爲曹研齋序所著《春秋左傳隸事》。（《集外文》，卷1）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五十四歲

正月廿二日，以萬曆十二年項氏萬卷堂所刻《東觀餘論》，校汲古閣《津逮秘書》本，廿七日午校訖。（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⁴⁵，頁736）

⁴⁵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閏七月廿三日，有與孫星衍書，告以其所藏周器，「應曰伯克尊，不當云高克尊」。先生並爲之跋，復繫以詩。（沈津：《集錄》，頁551）

森按：此信收於上海圖書館所藏《清代學者手札》。原札不記撰年，今以閏七月推之，知在是年。復據先生編年詩，本年有〈周伯克尊歌，爲孫季述作〉（《詩集》，卷32），則此信當作於本年無疑。先生信中言：「今秋定當連飛直上，佇以俟之。……計偕北上，爲期不遠，握手在即。」孫氏果中是年本省第八十七名舉人。先生《文集》卷十九有〈跋周伯克尊〉一文，當亦是月所作。

又按：沈君《集錄》記孫星衍小傳云：「嘉慶中，以言事謫戍伊犁，踰年放還。」此誤以洪亮吉事爲孫氏也，附正於此。

是年秋，黃易於嘉祥縣紫雲山訪得漢武梁祠闕畫象石，即洪氏載於《隸續》者，其題字爲洪書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先生喜甚，蓋十年來心營目想之狀，一旦豁然得識其真矣。（《蘇齋題跋》，頁25）

九月，凌廷堪應京兆試，其同在學齋習時藝諸友皆中試，凌君獨下第，先生慰之曰：「子之文可中而不中，蓋天之所以厚子也。子必勉之！」（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⁴⁶，卷1，頁15）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五十五歲

正月，有與陳樹華（芳林）書，商借其所藏《孟蜀石經左氏傳》殘本。（沈津：《集錄》，頁558）

森按：此信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中言：「昨夕來茲，得共事西江，日夕寤寐，如在良覲之中。歲內捧誦手教，□聲纏綿，逾深懷想。緣抵省以來，一切酬應鹿鹿。……茲際泰和新祺晉懋」云云。蓋去年九月先生奉命視學江西，十一月抵南昌到任。此信當是本年正月所撰。檢先生《文集》卷十六有〈跋蜀石經殘本〉一篇，其末云：「予昔聞芳林得此於蘆墟沈剛中氏，凡六紙，渴思一見而未得遂。今按試南昌，而芳林假守吳城，其裝冊適自杭寄來，郵以見示。」（頁7）此跋沈《譜》繫於本年夏（頁247），則此信撰於是年審矣。

是年春，先生以書招凌廷堪至南昌，佐衡文。五月，凌君至，佐閱南昌府屬生童卷。（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卷1）

⁴⁶ [清]張其錦：《凌次仲先生年譜》（《安徽叢書》本）。

七月，展讀王明清《揮塵錄》宋刊殘本，重裝。（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子部》⁴⁷，頁52）

是月五日，與洪亮吉書。凌廷堪將往河南客畢沅撫署，時洪君在其幕，先生因與之書，請爲之委曲調劑。

森按：沈君《集錄》收有先生〈致洪亮吉書〉一通，略云：「茲因凌仲子來中州之便，肅致上尊候勝常爲慰。凌仲子博聞強識，好學深思，求之今日，罕有其比，惟吾兄可與快談耳。渠以家貧，刻刻在念，故不能在江右久助閱文之事，欲於秋帆先生處少效校讎之勞，冀或可稍潤行色。……寒士苦衷，惟知己有以曲諒之也。若得尊兄爲之委曲調劑，得以稍資潤澤，不啻某身受之感矣。」（頁548）此札僅記月日，今據《凌次仲年譜》，本年八月初，凌君「由漢口往河南客畢秋帆中丞節署」，知此信作於是年。沈《譜》未繫年編入。

九月廿五日，復校明刻《山谷外集注》於鉛山舟中，至三十日校一遍訖。（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3，頁10）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五十六歲

四月，吉水楊鍾岳奉其家藏宋光宗書「誠齋」二字石本來，蓋光宗在東宮時所書，事載《宋史》楊萬里本傳。石久損壞，僅存拓本二紙。先生爲考其實，跋識之。（《文集》，卷26）

六月十二日，黃山谷生日。是日先生按試至臨江，與通守徐觀海縱論古今書道源流。徐君出所藏諸名蹟屬先生題識，以元四家〈天冠山題詠〉卷爲贈。此卷爲趙松雪、袁清容、虞道園、王繼學四家手蹟〈天冠山詩〉各二十八首，合寫爲一卷。先生言道園詩二十八首，不見於本集，「且正書遒勁，得〈黃庭〉、〈化度〉神理；清容、繼學書、詩俱古雅可愛，將與趙蹟並勒石而傳之」。（《文集》，卷30〈跋天冠山題詠卷後〉，頁4）

八月二十日，跋四家〈天冠山〉詩卷。先生向疑陝西碑林趙松雪書〈天冠山〉廿四詩之石爲僞，其後有文衡山跋，亦出僞託，而未有以斷之。今得松雪手蹟卷，因舉三事以決詩刻之僞。先生云：「趙文敏之書，自元明以來，千臨百摹，僞者殆遍天下，雖善鑒者亦未有以定之。今得是蹟以斷陝刻之僞，然

⁴⁷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後知凡行世之趙書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必如此卷精腴圓潤，得〈蘭亭〉、〈聖教〉之神髓者，然後信其直接右軍，而超出前後諸家耳。」（同上，頁3-4）

森按：以上二事，沈《譜》略及之，敘事未能分明，今補出之。

秋，重校朱竹垞《經義考》，擬與丙申所錄丁杰校語彙爲一帙，然卒未暇也。（《文集》，卷1〈經義考補正序〉）

是年秋，按試袁州事竣，返南昌，辛紹業來從學。時先生集西江勤學之士重校《經典釋文》，辛君分得《周禮》。（辛紹業：《周禮釋文問答·自序》⁴⁸）

森按：先生序周邵蓮《詩考異字箋餘》亦言：「昔者〔周〕生來吾齋，問字於南昌。時方綱擬以《釋文》諸卷屬西江勤學之士，若萬載辛生紹業、浮梁鄧生傳安、南城王生聘珍、新城魯生肇光、嗣光輩，博採諸書，以勘訂之。既而聞吾友盧君有校證《釋文》，鋟板於杭州，其業遂未竟。」（本書；又《文集》，卷1，頁8）辛、周二君之書，蓋即當日所業，日後增改成書者。

十月八日，跋明人于奕正編《天下金石志》。

森按：是書卷內有朱墨筆校補之語，其紅筆者，向傳爲顧亭林手筆，先生辨之，審爲孫國敕手蹟：「此書內紅筆，非亭林也。姑勿論亭林手蹟與此迥不相似，即如後周天和二年〈華岳頌〉，万鉏于瑾撰，『万鉏于』三字是當時賜姓，三字複姓也。顧亭林於此碑，援據本傳，最明白；而此內紅筆誤以『万鉏』二字爲句，且訛作『萬』，即此一處，已顯然非亭林矣。況此內『瑞巖篆刻』一條下，明寫『敕』字；上冊『大悲咒』條下又云：『以上敕自記』。而兩冊前後，又皆有孫國敕名印，此紅筆是孫國敕手蹟無疑，即著《燕都遊覽志》者也。乾隆戊申冬十月八日，北平翁方綱識。」（《嘉業堂藏書志》，頁372-373）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五十七歲

四月廿日，閱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先生識語有云：「予所著《兩漢金石記》，自前年秋開板，至今乃粗有緒。是日試南康、崇義二邑。」（〈館藏善本書題跋輯錄二〉，《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1929年〕）

⁴⁸ [清]辛紹業：《周禮釋文問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1966年）。

端午晨起，三校史容《山谷外集注》，十日校訖。（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卷3，頁10）

五月十三日，有與黃易書。

森按：此信本集、沈君《集錄》未收，今錄次：

鹿鹿，久未奉書，念切念切。茲因鴻便，寄上拙刻《漢石經殘字》一分，此刻於南昌府學者也。拙著之《兩漢金石記》，大約今秋可呈鑒矣。惟〈樊敏〉、〈柳敏〉二碑不可得見，未知尊藏有此可見借否？〈目錄〉一卷未刊出，是以未得逐一奉教也。邇日有何新得？幸以見示，或寄京，或寄江西，皆妙。臨穎馳切馳切。秋龔九兄先生侍右，弟方綱頓首。五月十三日。（錄自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古代字畫》拍賣圖錄Lot. 443）

此札僅記月日，今據信中言「拙著之《兩漢金石記》，大約今秋可呈鑒矣」，按先生是書本年八月刻成，故知是年所作也。其言「寄上拙刻《漢石經殘字》」云云，按沈《譜》五十三年九月，先生摹《熹平石經》凡十二段，計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頁258），此亦可為旁證也。

九月廿六日，先生將自南昌起程北歸，魯生嗣光在側，不肯去。將登舟矣，丁杰適來相訪，先生曰：「難得此共質經義也。」因舉鄭康成經義數事相辨說，至午乃別。（《文集》，卷12〈送吳生序〉，頁16）時巡撫何裕城已待於河干，臨別，先生謂何氏曰：「吾此行極戀戀者，惟一研經老友丁君，適來在此，幸以講席延之。」因聘丁君主吉安鷺洲書院。而先生與丁杰此別後，竟未再相見。（《文集》，卷13〈丁小疋傳〉，頁5）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五十八歲

正月，為陳崇本跋其所藏宋拓〈化度寺碑〉九百卅字本。（沈津：《集錄》，頁107）

森按：此跋無年月。據跋文云：「予所藏本，以諸家之言審之，即是范忠獻家原石也，而尚未能足五百字。今日見此本，乃有九百卅字之多，則其為宋刻宋拓復何疑乎？……伯恭學士既與忠獻同里，竟獲此宋拓初翻之本，復何啻與嵩翁相視一笑矣。」知為陳崇本跋其所藏本也。另據先生跋響拓真本〈化度寺碑〉，其一則云：「己酉冬十二月，見商丘陳伯恭學士所得宋翻宋拓九百卅字之本，置予案上月餘，手拓一本而歸之。」（沈津：

《集錄》，頁115）則此跋應撰於本年正月。

三月，觀黃易新得〈尉氏令鄭君碑〉初出原拓本，題名刻石。（許瀚：《許印林遺著》⁴⁹，〈跋尉氏令鄭君碑原拓本〉）

八月，錢大昕入都祝嘏，將南還。先生邀周升桓等同集曹錫齡紫雲山房，爲之餞行。先生有詩紀之。（《詩集》，卷41）

森按：錢氏是年入都祝嘏，見余〈錢大昕年譜別記〉⁵⁰本年條下。

十月，臥病五旬，足不出戶。取《通志堂經解》各書，據其原書，與何義門所勘〈目錄〉細核之。（刻《通志堂經解目錄》跋）

黃易以所得〈漢王稚子墓石二闕〉見示，先生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於後。十月廿五日，跋之。（《蘇齋題跋》，頁26-28）

十二月下澣，與桂馥書，以《金石記》一部詒之，並告以此書尚有補正處二卷，未付刻。

森按：此信本集、沈君《集錄》未收，今錄次：

芝山起身甚早，弟新患瘍甫愈，未及縷述。寄上拙撰《金石記》一部，尚有補正處，約有二卷，尚未付刊。此時京中同志好古者，江秋史、羅兩峰外，竟無多人。即如今年作坡公生日，人益少于前矣。而弟亦急思靜理舊業，苦未得暇也。自十月初，腿腋患瘍，臥室四五旬，將《通志堂經解》粗理一遍。昨接劉瑞林札（森按：「瑞」字疑當作「端」，劉台拱字端臨，先生並書作「端林」，《文集》卷十二有〈送劉端林歸寶應序〉），知其功甚純，能與盧抱經、段若膺輩時時往復，極可羨也。所以要求兄賜教之處甚多，隨便欲書所見，即片紙只字，皆友朋之錫耳。至懇至懇。未谷先生四兄左右，弟方綱頓首。（王獻唐：《顧黃書察雜錄》⁵¹，頁2）

此信無年月，今據「腿腋患瘍，臥室四五旬」之語，知在是年；又據「今年作坡公生日」二語，知爲十二月下澣作也。

除夕前一日，與黃易書，以《金石記》一部託其轉致趙魏。（沈津：《集錄》，〈致黃易書六〉，頁574）

⁴⁹ [清]許瀚：《許印林遺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⁵⁰ 陳鴻森：〈錢大昕年譜別記〉，收入蔣秋華主編：《清代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

⁵¹ 王獻唐輯：《顧黃書察雜錄》（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信中言：「汪氏之〈武梁〉古刻是否舊本？諒無能逃吾兄精鑒者，祈早示知，以慰饑渴。所願金石精靈，凡有求者皆必得耳。」所云「武梁古刻」者，即揚州汪大燾所藏〈漢武梁祠畫像〉舊本，是冊明年夏歸黃易所有（詳下），故知此信今年歲闌作也。

〔正〕本年所爲文，又有〈送魯絜非知夏縣序〉。（《文集》，卷12）

森按：先生〈序〉中言：「吾於己酉秋始得識絜非。……明年，絜非謁選來京師，得廣東之吳川，天子特命改知夏縣。絜非攜二子，載書數簏，單車之官」云云（頁12），知撰於是年。沈《譜》繫此於明年（頁293），疑非。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五十九歲

二月既望，跋孔雱谷所藏宋本〈九成宮醴泉銘〉。（《蘇齋題跋》，頁53）

森按：先生言：「學歐書者，須以其中圓渾之筆爲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質。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出，而〈蘭亭〉從篆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爲得耳。」此先生論碑帖切要語，今故表出之。

三月，門人江德量讀禮南還，以所藏宋拓〈醴泉銘〉留先生齋。因復借孔雱谷藏本細對之，靜研五晝夜，乃益見孔本紙墨拓手之妙。先生言：「予所見真宋本凡十餘矣，以孔本居最上也。」（《蘇齋題跋》，頁53）

是年夏，與黃易書，告以擬請王昶、玉德等爲黃君題〈觀碑圖〉，因二人忙碌，尙未及爲之。（沈津：《集錄》，〈致黃易書七〉，頁574）

森按：此札不記年月，今據信內言「江秋史（德量）已丁艱南旋」語，知在本年。復據「昨於友人處聞兄有榮遷之信，未知確否？然今得汪氏所藏〈武梁祠像〉舊本，其樂豈止於遷擢耶」考黃易從揚州汪大燾（雪礪）得〈武梁祠畫像〉舊本，正在是年（《蘇齋題跋》，卷上，頁25），則此札爲本年所作審矣。

是年，有與陸恭（謹庭）書，言近擬撰《化度碑考》一卷，因請陸君將其家所藏王弼州舊藏本以油紙雙鉤一本見示。

森按：此信見沈君《集錄》頁四八二，與某書二五，原札無受信人名，亦無年月。今據信中言：「弟年來於〈化度〉一碑頗有所得，思集摹各本，

彙成《碑考》一卷，以繼《蘭亭考》之後。……思欲合諸真本之文考定一帙也，欲望尊齋小史將所得弇州家藏本有胡纘宗、陸深二跋者，以油紙雙鉤一本見示，勝於百冊之□矣。」（按末句當為「百朋之惠」）考先生〈跋化度寺碑〉其一通云：「是碑舊傳王弇州家有三本，其一本是翻刻，其二真本，今皆在吳門，予皆曾借看。其一存字最少者，有陸儼山、胡孝思跋，拓手頗善。」（沈津：《集錄》，頁117）所云存字最少之本，即此信所言「弇州家藏本有胡纘宗、陸深二跋」者，此本為陸恭所藏，先生又一跋言：「世間所存〈化度〉，其存字近千者，皆是宋翻之本；而其存字甚少，……則王弇州所稱三本之前二本。今其字最少之本，在陸謹庭家，既為我雙鉤來矣。」（沈津：《集錄》，頁113）即此信所請「以油紙雙鉤一本見示」者，然則此信為寄陸君甚明。復考此信當撰於乾隆五十六年，其證有三：此信開首言「去年春接得尊兄手翰，即將于忠肅公札題就奉寄」，按此即《文集》卷三十一〈跋于忠肅公柬〉，其文末繫「時庚戌（五十五年）九月十日」（頁14），則此信當作於是年，其證一。又此信言：「前年冬，於商丘陳學士齋得見九百卅字之本」云云，考先生跋響拓真本〈化度寺碑〉，其一則云：「己酉（五十四年）冬十二月，見商丘陳伯恭學士所得宋翻宋拓九百卅字之本，置予案上月餘，手拓一本而歸之。」（沈津：《集錄》，頁115）此稱「前年冬」，則為五十六年所作甚明，其證二。又先生編年詩，是年有〈寄陸謹庭乞為雙鉤弇州舊藏化度寺碑二首〉（沈《譜》，頁294），其證三，則此信本年所作，應無疑義。

又按：沈君《集錄》所收先生與陸君書五：「沈君歸吳之便，始將所諉題于忠肅札帶上，遲滯遲滯，慚仄慚仄。再奉懇者，乞將尊齋所收弇州之〈化度〉有陸文裕跋者，奉懇覓匠用油紙雙鉤一本惠寄。……若得將令友蔣君處所有弇州第二本亦雙鉤一本，并以惠寄，尤感尤感。……弟於此碑思欲窮各本之原委，故敢妄陳奉瀆。」（頁560）所言之事與上文悉同，味其文意，此信之作當在前信之前，殆亦同年所作。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六十歲

二月朔日，自序《小石帆亭著錄》。（本書卷首）

森按：沈《譜》繫此於十月朔，今從本書。

是月十日，復與陸恭書。（沈津：《集錄》，〈致陸恭書一〉，頁559）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據信中言：「前札懇惠爲鈎摹尊齋新得陸、徐跋之〈化度〉，想鈎就否？緣此刻在濟南覓得一善刻者，欲將所存所見〈化度〉諸本通鐫一本，不可失之機會耳。所以亟欲見尊本，雖多出一二筆亦妙也。如尚未辦，即祈覓好手一辦之。」味其文意，此信應作於去年二信之後，今故繫諸此。先生本年與友人書，有云：「去冬孔世兄處送來曹姓刻匠一名，雖尚未辦理刻石，而鈎描甚好，只因回省以來未得專功，一切欲刻之件皆未付鈎全，所以令帶其人往沂郡去。」（沈津：《集錄》，〈致友人書二六〉，頁482）此信所言「在濟南覓得一善刻者」，當即此曹姓刻匠。是月，有與江滋伯書。（沈津：《集錄》，〈致□滋伯書一〉，頁575）

森按：此札無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信中言：「弟去年按試曲阜時，敬承聖公諄切囑託，作〈尼山書院募修〉之文。……新春已經面說一切矣，而其文則因匆匆束裝，未暇敬撰也。昨於途中，始敬撰此文」云云。考先生〈敬募重修尼山書院序〉撰於本年二月朔（沈《譜》，頁296），則此信當作於是年甚明。滋伯江姓，本年先生有〈江滋伯藩使贈新羅山人畫蘇米像〉。（《詩集》，卷42）

又按：沈君《集錄》頁四八二與某友書二六，味其文曰：「尼山書院撰序寫冊一事，……自去冬承聖公之命而遲遲至今者」云云，當亦是年春所作。

〔正〕沈《譜》：「三月一日，是日夜，先生有記章學誠欲與之合作編輯《三禮》事，時先生在鉅野縣麟川書院。」（頁297）

又，三月九日，「雨阻卞莊，與章學誠商訂《經義考》。」（頁298）

森按：此譜有誤。檢胡適之先生《章實齋年譜》⁵²，是年章學誠在武昌，爲畢沅編輯《史籍考》（頁120），不得復至山東，一也。再者，章氏治史學，編輯《三禮》、商訂《經義考》，固非渠所長；且先生與之素無交誼。譜文「章學誠」當爲「王聘珍」之誤，以二人皆字實齋，因誤之耳。本年八月，先生與謝啓昆書，有云：「南城門人王實齋在此相助，校出《經義考補正》諸條，已一十二卷。……實齋復日夜勸我急成考訂《三禮》、《三傳》之書。」（沈津：《集錄》，〈致友人書二九〉，頁483）可以爲證。

北齊天統三年紀僧諤〈造象記〉，原在青州西門內人家圯下。是年夏，先生按

⁵² 胡適：《章實齋年譜》（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試時，移置益都縣學鄉賢祠。（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⁵³，卷10，頁9）

森按：先生閏四月十四日由登州府至青州，五月十三日復由青州至武定府，則是石移置縣學當在閏四月、五月間。

閏四月廿一日，按試青州。從學官弟子訪知〈琅邪臺秦篆〉在諸城縣海濱懸崖，極難拓。有段生松苓者善氈蠟，許為拓之。以時海水盛長，不可往。

森按：明年秋，先生去任北歸，以此事語新任學使阮元。至五十九年夏，阮氏始將拓本寄達。（《文集》，卷20〈跋琅邪臺秦篆〉）

六月，序宋雲亭《新疆詩草》。（《集外文》，卷1）

是月，錢泳訪先生於濟南。語次，乃知〈孟法師碑〉真本尚在吳門繆氏，又聞繆氏有摹刻本，因託錢君覓之。（《集外文》，卷3〈跋孟法師碑〉）先生出示所寶藏東坡書〈天際烏雲〉帖，錢君以為不真，先生則信之甚篤，以為「甚矣真鑒之難言，而真物僅存，終不以人言致惑耳。」（《文集》手稿影印本，第10冊，頁2730）

森按：先生本年除夕跋〈天際烏雲帖〉，云：「予所藏〈天際烏雲帖〉，實是坡公的筆無疑，昔友人來觀，多有致疑者。蓋此迹屢經補裝，字多擦損，每為後人描失。」（同上）

〔正〕沈《譜》：八月，有致友人札：「愚以六月辦竣科試旋省，至七月春錄遺才甫竣，即為濟南城北湖上新建之鐵尚書祠作碑」云云。（頁303）

森按：此信見沈君《集錄》頁四八三，與某友書二九。今據此信下文云：「《西魏書》非不欲作序，非不能作序，但非愚此時所專心討究者，則雖作序，當不精。作序而不精，則不足以發明其書，此亦不作無益之一端也。方今長於史學，東南唯一錢辛楣耳。……今作札一通，并求覓便致之。」則此書受信人當為謝啟昆。錢大昕〈西魏書序〉云：「觀察謝蘊山先生曩在史局，編纂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泊宛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既藏事，介翁公屬序於予」云云（錢大昕：《潛研堂文集》⁵⁴，卷24），正與此合。

是月，與錢大昕書，代謝啟昆乞為《西魏書》作序。（沈津：《集錄》，〈致

⁵³ 〔清〕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9冊）。

⁵⁴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潛研堂集》。

錢大昕書四》，頁589)

森按：此信無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中言：「《西魏書》之作，雖自弟發之，而其中之辦法，弟實未嘗措手。若勉強爲序，必涉空泛，非所以發明其書也。惟先生於此中討論有年，敢代爲之請序」云云。據上引先生〈與謝啓昆書〉言：「方今長於史學，東南唯一錢辛楣耳。在吾賢以館下後進，官江浦之近，自不便致札求之。……今作札一通，并求覓便致之。」則與錢氏書爲同時之作也。

是年秋，與盧文弨書，言《詩集》已編成四十四卷，因請盧君爲撰序文。（沈津：《集錄》，頁586）

森按：此信無年月，今據信中云：「聞有尊刻《經典釋文》，渴企之極，未知可見惠一二否？弟竊不自揣，近在濟南排次拙詩，得四十四卷，艱於物力，未克即竣，先以前四卷奉呈鑒示。自念平生敬服最切者，惟兄一人，敢爲無恥之請，仰懇元晏之言，以爲提導，庶得所箴勉」云云。考盧氏《釋文》序撰於五十六年九月，刻成當在其後。據本年八月，先生與謝啓昆書言「拙詩已編至四十四卷」（沈津：《集錄》，〈致友人書二九〉，頁483），與此正合，知此信蓋撰於是年秋。

九月，按試曲阜。借孔府所藏漢建初銅尺，用紫檀木仿作之。（《文集》，卷15〈建初銅尺考〉）

〔正〕沈《譜》：「十一月，題〈惠定字像〉。」（頁306）

森按：本年上文五月條，沈《譜》載：「長至後十日，有〈題惠定字像後〉。」（頁299）與此同爲一事而夏、冬兩見，其兩歧者，蓋前者以「長至」爲夏至，又以爲冬至，致前後歧互耳，此當以十一月長至後十日爲是。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六十一歲

〔正〕沈《譜》：「正月，《小石帆亭著錄》六卷刻成，有述二首。」（頁313）

森按：沈《譜》五十七年條，「十二月望後二日，《小石帆亭著錄》六卷刻成，先生有詩二首。」（頁309）與此當係一事而年月兩歧。今據先生去年歲除與姻親某書云：「除夕前一日接手札。……侍到山東一年餘，……歲內補校竹垞先生《經義考》，得千餘條，刊爲十二卷。又因濟南爲漁洋先生論詩之地，而吾邑崑園先生向日所受業者，輒就所聞緒論，遍考石帆、

池北諸書，爲之增注，刊得六卷。……茲先以小薄本二種寄呈鈞誨。」（沈津：《集錄》，〈致友人書三五〉，頁485）則此書去年臘月應已刻成。

〔正〕沈《譜》：「三月五日，先生將〈廟堂碑〉補字二百三十六字，排作三十四行，用三石，每石高一尺八寸七分，寬一尺五寸三分，寄至曲阜上石。」（頁314）

森按：沈《譜》下頁復有「三月，先生以宋拓〈廟堂碑〉補陟本二百卅六字，摹勒于曲阜學舍。」二者應爲一事，沈《譜》兩見耳。

八月，吳廷選奉使視安徽學政，先生有〈送吳石亭視學安徽序〉贈行。（《文集》，卷12）

森按：先生贈〈序〉略言：「上江，經訓文辭之藪也。邇者大江南北之士頗皆知俗儒兔園冊子之陋，知從事於《注疏》矣，知研習於《說文》矣。……慮或有轉事高談漢學而卑視宋儒者，其漸不可不防也。往時學者專肄舉子業，於訓詁考證置之弗講，其弊固已久矣。今則稍有識力者，輒喜網羅舊聞，博陳名物象數之同異，以充實爲務，以稽古爲長，是風會之變而日上也。而此時所最要之藥，則在於扶樹宋儒程朱傳說，以衷漢唐諸家精義，是所關於士習人心者甚鉅。」（頁14）此先生論學要旨也，今特表出之。

又，吳氏視學安徽年月，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⁵⁵（頁2684）。

十月十日，有與桂馥書。（沈津：《集錄》，〈致桂馥書二〉，頁553）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今據信中言「青州段生諾爲手拓〈琅琊臺〉全字，……未知何時可得」云云，其事已見五十七年條。復言：「弟到京兩月餘矣，公私匆匆，日無刻晷，即考訂碑刻等事亦未得一開卷。」按本年七月廿一日，先生奉命返京，則此信當爲是年十月所撰。信中又言：「夢華所得〈孔君碣〉，弟已寫一段，題刻於原石之下方，如有拓出者，亦乞寄示一二。」本年春，何元錫得〈漢孔君碣〉，移植孔廟廟庭，六月廿五日先生爲撰〈記〉文，刻石紀事（沈《譜》，頁318），二者時月正合。

十二月十九日，以合裝蘇齋圖供東坡像前，邀同人小集，拜東坡生日。（臺北國家圖書館宋刊《施顧注蘇詩》殘本，卷11，先生識語）

除夕前二日，跋蘇齋所摹長垣本〈西嶽華山碑〉。（《蘇齋題跋》，頁4）

⁵⁵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六十二歲

正月廿五日，爲黃易作〈秋盦得碑十二圖序〉。

森按：此文見《文集》卷二，不記年月，沈《譜》繫於去年十二月（頁322），今據《明清名人中國書畫題跋》先生墨跡（頁803）所記年月改次於此。先生《詩集》有〈題黃易得碑十二圖〉（卷45，頁9），蓋亦作於是時。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六十三歲

〔正〕春，王昶於蘇州祖塋修硯山丙舍三楹，階前地二畝許，池中植荷，餘地植梅、桃，雜以玉蘭、辛夷、松、竹之屬。先生爲撰〈丙舍記〉，刻置於壁。

（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卷下，頁17）

森按：先生〈硯山丙舍記〉，見《文集》卷六，沈《譜》繫於嘉慶元年正月（頁342），疑未核。據文末言：「述庵將南歸，屬方綱爲之記。」（頁11）則此文當撰於王氏南歸以前。考王昶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以原品休致，翌年四月一日南歸，七月廿三日抵家（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卷下，頁16-17）。沈《譜》乾隆五十九年三月條記：「先生扈從天津，宿於黃新莊行帳中。適王昶蒙恩歸里，來話別半日。」（頁325）此文蓋作於是月。其修硯山丙舍，則王氏南返以後事，王《譜》載其成在六十年，今故繫其事於此。

八月三日，重裝〈東坡笠屐圖〉，先生題云：「此像繪於粵東，時甫得〈嵩陽帖〉，載一葦之煙篷。後廿七年，供於蘇齋之中，乃得〈偃松屏贊〉，與《施、顧集注》，共香篆而交玉虹。浩乎襟袖，大海長風。乾隆乙卯秋八月三日，寶蘇室重裝敬贊。」（見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96，據原墨迹錄）

〔正〕沈《譜》：「八月十日，爲羅聘撰〈朱草詩林集序〉，有云：『予與兩峰論文譚藝，往復相質，倏復二十餘年，相對皆白髮矣。茲爲哀次其前後諸集二百餘篇，以志吾二人結言古歡之素。』」（頁336）

森按：沈《譜》下文重出：「九月朔，序羅聘《香葉草堂詩存》：『予與兩峰論文談藝，往復相質，倏復二十餘年』云云」。二者書名雖別，文字微異，然實同一文，沈君前後失於檢照耳。其月日不一者，蓋前者據先生初稿所記年月，後者則據其後改訂之文。

先生女夫王宗誠典四川鄉試，爲先生訪得柳宗元〈諸葛祠碑陰記〉殘碑，冬至日賦詩書立軸酬之。（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千禧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圖錄⁵⁶Lot. 938）

錢泳自吳門雙鉤華氏本〈漢婁壽碑〉見詒，桂馥爲付剞劂流布。十二月朔，先生跋之。（楊守敬：《望堂金石初集》⁵⁷，第3冊）

除夕前一日，馮敏昌得乃父凶問，大慟，窮臘歲寒，徒跣長日，日咯血數升，幾至滅性。先生聞，亟趨視之，責其傷生非孝，再四大聲疾呼，而後著襪。弔者相謂曰：「此非嚴師，不能使著襪也。」復視令進水漿，時已六日未食矣。（《文集》，卷14〈刑部主事魚山馮君墓表〉；又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頁38）

嘉慶元年丙辰(1797)，六十四歲

桂馥從其友借得汲古閣影寫宋槧《顏氏家訓》，先生轉借，二月一日至四日，竭四半晝之力，與盧文昭刻本詳校一過。（沈津：《集錄》，頁23-24）

春，爲馮敏昌之父達文誌墓。（馮士履編，馮士鑣補編：《馮魚山先生年譜》，頁38）

重陽前二日，寫《破山集》詩若干首於蘇齋學舍。（北京榮寶拍賣公司二〇〇〇年秋拍《中國書畫》圖錄⁵⁸Lot. 502）

冬，錢泳爲先生尋得吳門繆氏所摹〈孟法師碑〉真本，先生迴環興慨，蓋歷廿五年之久始見其真影，跋識之。（《集外文》，卷3〈跋孟法師碑〉）

嘉慶二年丁巳(1797)，六十五歲

閏六月二十八日，自識《尚書附記》稿本，云：「讀《尚書》舊積諸條，通加次第排訂之，成一十四卷。愚於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於前儒所謂錯簡脫亂者，則不敢以爲然，是以寧多闕焉。」

森按：先生稿本現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金榮華氏云：「全書所記共五百六十三條，其中訂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者皆於葉眉標

⁵⁶ 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千禧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圖錄（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0年）。

⁵⁷ 〔清〕楊守敬：《望堂金石初集》（《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4冊）。

⁵⁸ 北京榮寶拍賣公司二〇〇〇年秋拍《中國書畫》圖錄（北京：榮寶拍賣公司，2000年）。

出，卷前別有小記云：『訂閻氏之條，最要者則〈大禹謨〉三條（四頁），〈五子之歌〉一條（一頁），〈仲虺之誥〉三條（一頁），〈湯誥〉一條，〈太甲上〉一條（共算一頁），〈太甲中〉二條（一頁），〈說命上〉一條，〈高宗彤日〉一條（共約二頁），〈泰誓上〉三條（二頁），〈泰誓中〉二條（一頁），〈武成〉一條（一頁），〈旅獒〉二條（一頁），〈蔡仲之命〉三條（一頁），約有廿四條，可寫爲十六頁，名曰《訂閻略記》。』」（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⁵⁹，《大陸雜誌》第45卷第5期，頁22）

十月，瞿中溶於蘇州玄妙觀舊肆得五銖錢硯山，乃入土歲久凝結而成者，因乞先生八分書「古泉山館」四字，顏所居之室。（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⁶⁰，頁8）

十二月朔，撰〈西涯圖記〉。先是，先生得李西涯（東陽）〈種竹詩〉卷，屬閔正齋爲作〈西涯圖〉，顧於西涯所在之地實未之詳，僅以意擬度之耳。是年秋，法式善見告，西涯者，在德勝門水關之內，法華寺之南，即今積水潭也，與渠所居相距不遠。既而法氏撰〈西涯考〉，先生乃屬王春波依其實地更爲之圖，並爲文記事。（《文集》，卷6）

嘉慶三年戊午(1798)，六十六歲

七月四日，先生女夫王宗誠持〈樂毅論〉一本來，先生以餘清齋本對觀，跋之。（《蘇齋題跋》，頁80）

九月朔日，跋〈劉梁殘碑〉。

森按：此文本集、沈君《集錄》未收，今錄次：

此銘云「國之裔兮」，是劉姓也。《後漢書·文苑傳》：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文士傳》作「一名恭」），東平寧陽人也。〈傳〉載梁所著文，皆本《春秋》經傳爲之；又云：「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迺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儒化大行。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據此碑有云「《春秋》博覽」，又云「常百人」，合銘詞「國之裔兮」考之，知是劉梁碑也。《魏志·註》引《文士傳》云：「劉楨，父梁，以文學貴，終野王令。」此「父」字蓋「祖」字之誤也。其云「終野王令」，與《後漢書》相合，

⁵⁹ 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大陸雜誌》第45卷第5期（1972年11月）。

⁶⁰ [清]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劉氏《嘉業堂叢書》本，1913年）。

則此碑側云「歲在辛酉」，是光和四年辛酉也。嘉慶三年夏四月廿五日，此碑出土；其秋七月，渭川、秋盒往復札訂；九月朔書此，翁方綱識。（錄自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⁶¹，卷5，頁21）

是日，又爲何元錫題明李義民縮臨本《蘭亭》二種。（《蘇齋題跋》，頁74）是年秋，致胡遜書，屬其遣一精細妥幹之人，於西直門外畏吾村「訪問李西涯墓，必存舊址，略爲整理，掃除荒穢」，並尋訪其墓舊碑。（沈津：《集錄》，〈致胡宛平書〉，頁550）

森按：此信不具年月，據信中言：「今夏曾於德勝門內積水潭，集同人作西涯生日，眞墨緣也。」按沈《譜》本年條：「六月九日，法式善邀同人於李東陽舊址法華舊刹水石間作東陽生日，掛東陽像，並焚香展拜賦詩，先生亦參與其事，有詩四首。」（頁360）則此信應作於是年。復按先生編年詩，本年有〈於畏吾村訪得李茶陵墓，與梧門、蕙麓勒石記之，和二君韻題於碑陰〉（《詩集》，卷52），則此信作於是年斷斷然矣。

又按：胡宛平即胡遜，字蕙麓，爲先生門人，時知宛平縣也。

十月，撰〈李西涯論〉，駁鍾惺「空同出而天下無眞詩，眞詩唯邵二泉」之說，先生則以爲必「言明人眞詩，則莫西涯若也。」（《集外文》，卷2）

十一月，送曹振鏞之廣東學政任，賦詩四首贈行。（翁方綱：《覃溪詩稿》手稿影印本，第33冊，頁6884）

十二月，與姜星六書，並拓五鳳五年磚文詒之。（沈津：《集錄》，〈致姜星六書二〉，頁548）

森按：此信無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中言「阮侍郎元自浙得五鳳五年磚，……今日阮公攜來，借留小齋，命兒子拓以奉鑒」云云。按先生編年詩〈五鳳五年磚歌〉作於是年（《詩集》，卷52）。又本集卷五〈五鳳磚記〉，沈《譜》據稿本《復初齋集》冊十三自識爲本年作（頁363）；此信論「五鳳只四年」云云，與〈記〉悉合，知同爲本年所作。另據信末言：「一二日擬再作跋與詩，作坡公生日清供也。」則此信十二月作也。所云之跋，即《文集》〈五鳳磚記〉，詩即〈五鳳五年磚歌〉，知皆十二月撰也。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阮元浙江學政任滿還京，故嘉平月得以所獲五鳳磚屬題。

是年所爲文，又有〈跋唐明皇賜張敬忠敕〉。（《集外文》，卷3）

⁶¹ [清]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1925年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

嘉慶四年己未(1799)，六十七歲

四月朔，序謝啓昆《小學考》。(本書)

森按：此文亦見《文集》卷二，不記年月。

是月，借吳門蔣元誠所收繆氏〈化度寺碑〉宋拓本裱冊，與先生所藏宋本及明初王孟陽所藏初翻全本對看。(沈津：《集錄》，〈跋化度寺碑〉，頁106)

九月二十日，爲曹文植序所著《石鼓硯齋詩鈔》。(本書)

森按：此文先生《文集》、《集外文》未收，今錄次：

昔袁伯修以「白蘇」名其集，說者以爲白、蘇皆有神采，而伯修頽放，鄰於鄙俚，是固然已。然專舉其神采，則彼頽放者亦未嘗不以神采自居，此於別裁之義未足以折服公安也。新安曹薺原先生，名冠詞場四十餘年。今其令嗣所編《石鼓硯齋詩集》，乃具有白、蘇之精液，而不僅以白蘇自名也。辛卯秋，予視學粵東，先生適典鄉試於此。榜發後，以九日同登粵秀山，訪古訶林，和壁間諸城師「桓」字韻二律，先生詩先就。寺僧圓德善琴，軸其草而藏之，予笑曰：「此琴聲即禪偈也。」予以試事往來江、廣間，比其後廿餘年；予復按行江西諸郡，則山閣僧寮多先生留題之作，而神致蒼然，更進於前矣。予嘗謂香山、眉山所以行氣如虹，獨有千載者，真意所留，不可磨滅耳。而公安之派，徒以矯枉側出，救正李、何剽擬之失，其實於白、蘇無當也。先生識力正定，蓄畬經訓，以文字精忱上荷主知，出入揚歷，惻款肫摯，故其格雅正而不放，其音舒和含蓄而不偏於專壹，斯爲得白、蘇之真意，而非以效白、蘇之面目爲能事也。十餘年來，里居奉母，猶日寫十三經不倦。春暉愛日之暇，詠歌聖澤，以補〈南陔〉、〈白華〉之什。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詩也。嗣君儷笙詹事，年來與予論詩最契。蓋先生嘗有《香山詩》之選，而予所補注《蘇詩》，儷笙爲予鋟板以行，故予與儷笙論詩，每舉二家，所以上接杜陵之脈，而今乃得借先生詩集以發之。儷笙將由趨庭所得，蒼萃古今，本原忠孝，則茲集即性情倫理之準式也，而豈僅執白、蘇之格調以概之乎！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秋九月廿日，北平翁方綱。(本書卷首)

除夕前一日跋〈化度寺碑〉，有云：「今年得見明時吳中翻刻〈張長史郎官記〉，又得訪褚河南〈孟法師碑〉真蹟大略。於是始確然定評唐楷入晉法者，一〈化度〉，二〈廟堂〉，三〈醴泉〉，四〈孟法師〉，五〈郎官〉也。」(《文

集》手稿影印本，第13冊，頁3745）

森按：此先生論碑要語，今特表出之。

嘉慶五年庚申(1800)，六十八歲

上春廿日，黃晉康以新得「漢宜子孫鑑」拓本見詒，賦長歌酬之。（鮑昌熙：《金石屑》，第1冊，頁25）

森按：先生詩作已見《集外詩》卷二十四。

〔正〕沈《譜》：「六月九日，法式善《詩龕小集》，先生有詩。」（頁378）

森按：先生《文集》卷三〈陶廬雜錄序〉，謂法式善「刻意為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多蓄古今人集，閱覽強記，而專為陶韋體，故以『詩龕』題其書室」（頁16）。「詩龕小集」者，與同人集法式善書齋，先生有詩記之也。「小集」非書名。

嘉慶六年辛酉(1801)，六十九歲

二月，借吳門陸恭松下清齋所藏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每晨起展玩數四，摩挲二旬之久，先生自謂「何啻親對齊桓柏寢之陳」。廿四日，跋之。（《蘇齋題跋》，頁1）

六月朔日，自序《春秋附記》稿本。

森按：先生序文，《文集》、《集外文》未收，今錄存之：「昔先聖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夫以聖門文學二賢，莫敢仰贊一辭者；而後之發明書法者，連篇累牘，千百其家，愚竊為滋懼焉。惟是讀諸家傳注時，偶遇中經演說，紛歧互出，必不得已於言者，而三傳同異後先之概，因略述於後，豈敢遽測聖人書法哉！又，昔人每以不得見杜氏《釋例》為憾，而方網竊幸得聞其大凡，是以朔閏一條，亦具表於後，凡十五卷。嘉慶辛酉六月朔。」

又按：此書原十五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先生稿本十三卷，凡十五冊，闕卷七、卷九兩卷。余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⁶²著錄浙江圖書館藏此書稿本卷九一卷，蓋即柏克萊東亞圖書館所闕者。金榮華氏〈經眼錄〉記其書篇目曰：「卷一至卷四各條所記，起自魯隱，迄於

⁶²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魯哀。卷五〈補顧氏都邑、官制、軍制三表〉；卷六〈分年系傳表〉；卷七〈三傳經文同異表〉；卷八〈引經表〉；卷九〈三傳立學考〉；卷十至十五〈四家朔閏表〉。」其卷六〈分年系傳表〉，已刻入《蘇齋叢書》；卷八亦名〈補顧氏引經表〉，先生識語云：「顧氏〈引經表〉所載太略，且占《易》非引《易》也，賦《詩》非引《詩》也。今約分經類四，其目九：曰〈引易〉，曰〈占易〉，曰〈引書〉，曰〈逸書〉，曰〈引詩〉，曰〈逸詩〉，曰〈本詩〉，曰〈賦詩〉，曰〈引禮〉。」（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頁22）六月十四日，覆核《春秋附記》稿本卷一至卷五各條。（同上）

是冬，宋葆淳得王俅《嘯堂集古錄》宋刊原本，寄求題識。十二月廿四日，先生檢篋中影宋寫本，以陳鱣手校各條核對，決為真宋槧無疑，跋之。是日，又以公子樹培手拓家藏鐘鼎文一冊同展玩。（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子部》，頁22-23；又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⁶³，卷3，頁16）

八月七日，楷書《心經》一冊。（《清代書法》⁶⁴，頁86-88）

森按：原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馬宗霍《雲嶽樓筆談》稱其「小真書工整厚實，大似唐人寫經」云（同上引）。此條從遼中國福君檢示。

嘉慶七年壬戌(1802)，七十歲

二月，以陽羨蜀山書院東坡像石本，及明嘉靖尤茂先家藏松雪白描坡像、朱完摹刻小金山本，及康熙戊寅李樞以家藏松雪畫像摹刻於王注《蘇詩》卷前者，凡四本合對，知東坡像「疏眉鳳眼，秀攝江山，兩顴清峙，而髯不甚多，右頰近上黑痣數點」者，為宋李伯時（公麟）之真本，而「世間所傳豐頤多髯者，非真也。」（《文集》，卷33〈跋坡公像三首〉）

嘉慶八年癸亥(1803)，七十一歲

三月廿七日，跋明拓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

森按：跋文沈君《集錄》未收，今錄存之：「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今殘泐極矣，又無著錄之全文可對也。書在隸、楷之間，〈瘞鶴銘〉、〈化度寺碑〉、〈孟法師碑〉，古今正書神妙品之息壤，乃在於此。此其舊拓，今日所罕遵者，當日日焚香寶秘也。癸亥三月廿七日。」（嚴寶善：《販書經

⁶³ 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北平：文祿堂，1942年）。

⁶⁴ 單國強：《清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

眼錄》⁶⁵，頁557)

六月十四日，《春秋附記》稿本卷一至卷五各條再閱一過，此第二次覆核也。（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

〔正〕沈《譜》：「是年，朱筠卒，年五十三。」（頁399）

森按：此條有誤。朱筠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廿六日因痰疾卒於京邸，年五十三（羅繼祖：《朱笥河年譜》⁶⁶，頁12）。沈《譜》乾隆四十六年條下記：「七月二十二日，作〈祭朱竹君文〉」云云（頁164），是也。此條當刪去。

嘉慶九年甲子(1804)，七十二歲

〔正〕沈《譜》：「三月初五日，得石硯屏，高尺許，自然成畫，『天際烏雲』二句詩境宛然。是日對此帖，悟端明之舊夢，證蘇齋之墨緣。」（頁401-402）

森按：沈君以先生得石硯屏在三月初五，未詳所據。先生是年端午跋〈天際烏雲帖〉，有言：「嘉慶甲子春，得石研屏，高尺許，自然成畫」云云（沈津：《集錄》，頁303），蓋即《譜》文之所本，然並無「三月初五日得之」之明文。

又按：先生得此石硯屏實在去年冬，據先生〈石畫軒記〉云：「予藏蘇書蔡君謨夢詩帖將四十年矣，遍覓好手寫之，未肖也。嘉慶癸亥冬得石屏，妙出天然，真此詩意也已。」（《文集》，卷6，頁14）又，沈《譜》去年十二月九日有〈書畫夢詩石硯屏歌〉，小序云：「五峰贈燦硯屏，幻景天成，一補數十年來畫家難名之妙，喜而賦此。」（頁399）復有〈奉謝五峰居士惠石硯屏〉（《集外詩》，卷24）、〈再詠硯屏書蘇帖後二首〉（《詩集》，卷57）諸詩，並可證。蓋先生得石硯屏應在去年十二月，其作「甲子春」者或偶然誤筆耳。

〔正〕四月，有與王昶書，告知近況及阮元爲續鈐《詩集》事，並詢王氏所著《經說》及《詩集》已就刊否？（沈津：《集錄》，頁505）

森按：此信沈《譜》繫於嘉慶七年九月（頁394），殆誤。據信中言：「弟自辛酉春奉命守護裕陵，僦居馬蘭峪。……今年二月，奉命還都門。適吳靜巖世兄南歸之便，草此上候興居。」按本年二月十七日，先生奉命以原品休致；四月八日，自馬蘭峪攜眷起程；十日，抵京。是其還都在嘉慶九

⁶⁵ 嚴寶善：《販書經眼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

⁶⁶ 羅繼祖：《朱笥河年譜》（臺北：廣文書局，《年譜叢書》本，1971年）

年，此信蓋撰於本年夏，先生四月十日返京後。另先生與鞠見南書，中亦有「茲因吳靜巖南歸之便」之語（沈津：《集錄》，頁591），與致王昶書同，知為同時之作，沈《譜》亦繫於七年九月（頁394），蓋誤。

〔正〕沈《譜》：「六月初一日，敬拜宮牆，有〈述〉二首。『乾隆甲子夏六月，方綱受知於仁和趙知諫，補順天府學生，今六十年矣。茲六月朔，敬拜宮牆，有〈述〉二首。』」（頁403）

森按：沈《譜》下文復據《家事略記》，載：「是月，重入府庠，瞻拜新修文廟。先生於乾隆甲子補府庠生，至是六十年也。是日，知宛平縣門人胡遜陪同行禮，因飯於宛平縣齋，有府庠唱和詩冊。」此二者當是一事，宜併合為一條。

七月八日，跋葉雲谷（夢龍）所藏惲壽平〈百花圖〉，跋末云：「是卷簡澹神奇，筆奪造化，百卉中具天機活潑之趣，可謂極其能事矣。南田花卉發源山水，其斯之謂乎！」（佳士得香港分公司一九九七年春拍《中國古代書畫拍賣目錄》⁶⁷ Lot. 148）

沈《譜》：「先生在馬蘭峪三年，……無唱酬題詠之作，專心將數十年來溫肄諸經所記條件，分卷寫稿。共得《易附記》十六卷、《書附記》十四卷、《詩附記》十卷、《春秋附記》十五卷、《禮記附記》十卷、《大戴禮附記》一卷、《儀禮附記》一卷、《周官禮附記》一卷、《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孝經附記》一卷、《爾雅附記》一卷。」（頁407）

森按：先生於馬蘭峪所理群經《附記》，當時並未寫定。先生晚年仍增改不輟，與諸友信中屢屢言及，殆將藉此以見平生所學也。惟身後蕭條，書稿零落，諸經《附記》梓刻者，僅《詩附記》四卷，《禮記附記》六卷（二書卷數與《家事略記》所記者異，蓋後來另有刪併）、《論語附記》二卷、《孟子附記》二卷四種耳，今有《畿輔叢書》本及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其稿本、傳鈔本散在四方，今就譚陋所知，分記之如下：

一、《易附記》，日本無窮會文庫藏寫定本十六卷；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不全稿本十一卷；又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卷一著錄一傳鈔本七卷，闕首二卷（頁4），其分卷與《家事略記》所載者異，此本今不知歸於何所矣。

⁶⁷ 佳士得香港分公司一九九七年春拍《中國古代書畫拍賣目錄》（香港：佳士得香港分公司，1997年）。

二、《書附記》，日本無窮會文庫藏寫定本十四卷；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手稿本，卷數同。《販書偶記續編》卷一著錄一傳鈔本（頁8），卷數亦同。

三、《詩附記》，日本無窮會文庫藏寫定本十卷，與《家事略記》所記卷數合；遼寧省圖書館藏先生稿本四卷，今刊本同，蓋後來改依〈國風〉、〈小雅〉、〈大雅〉、三〈頌〉分卷耳。

四、《禮記附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手稿本，凡六卷，刊本同。北京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各藏一不全稿本，存四卷（卷七至十），據《家事略記》所記，蓋本作十卷，後來改併作六卷耳。

五、《春秋附記》，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不全稿本十三卷；浙江圖書館藏手稿本，存卷九一卷。又《販書偶記續編》卷二著錄《春秋附記》五卷，傳抄本，孫氏云：「首有嘉慶辛酉六月朔自題」。

六、《孟子附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清抄本，二卷。

另檢《販書偶記續編》著錄《大戴禮記附記》、《孝經附記》、《爾雅附記》各一卷，傳鈔本（頁14，又頁27，又頁28）。此三種今不知流落何所，無可問矣。潘景鄭氏《著硯樓書跋》錄容庚一九五一年四月跋鈔本《覃溪碎墨》，有云：「翁覃溪先生書名滿天下，著作甚富。除刊行者外，繆小山得其詩文手稿百二十冊；劉翰怡得其《四庫提要稿》千餘種。余爲燕京大學得其《易》、《詩》、《禮記》、《大戴禮》、《春秋》五種《附記》，乃其子樹培手鈔而覃溪自校者」云云（頁153），則此數種蓋猶可蹤跡。

嘉慶十年乙丑(1805)，七十三歲

三月，陸甫元出宋游丞相景仁所藏〈蘭亭卷〉三本屬題。

森按：先生自識云：「嘉慶乙丑春，以游丞相所藏宋拓三本細對，實見吾此摹本之善。三月望日記。」又言：「嘉慶乙丑暮春之初，吳門陸孝廉甫元以宋游丞相景仁所藏〈蘭亭〉卷屬題。游景仁自記云：『右得自玉泉僧法顯。法顯能詩，余甲寅、乙卯間隨侍至臨安，識之，別三十三年而再見。』按景仁此記在寶慶三年丁亥，此即趙子固此卷跋之丁亥也。二卷皆有『前後三十三年』之語，又同入吾齋鑒賞，信有緣耶！因賦詩記之。三月十八日雨中，蘇齋石墨軒書。」（據先生響搨〈落水定武蘭亭〉卷原墨）

《復初齋詩集》卷五十八有〈題宋游丞相景仁所藏蘭亭卷四首〉、〈再題游景仁所藏蘭亭玉泉僧本卷後〉，蓋作於是時。

端午，展觀宋葆懃所獲唐張長史〈郎官石柱記〉真本，爲題四詩。（《集外文》，卷1）

六月，序曹學閔遺著《慕堂文鈔》。（《集外文》，卷1）

八月，張燕昌以元康磚見詒，賦〈元康磚歌〉酬之。（鮑昌熙：《金石屑》，第3冊，頁31-34）

森按：此詩已見先生《詩集》卷五十九。

十月，以元祐秘閣帖本，考〈樂毅論〉停雲、餘清二刻，跋識之。（《蘇齋題跋》，頁82）

十一月，王昶《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刊成（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卷下，頁25），其書頗引先生考證之說。

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七十四歲

〔正〕沈《譜》：「三月望，汪守和爲先生購得〈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頁419）

森按：汪氏爲先生購得者似非全本，據《蘇齋題跋》此碑跋文，其一段云：「嘉慶丙寅春得此舊搨存近千字之裝冊。是年夏，從蓮府婿借全搨大幅，因託南畹明府精拓數紙，至丁卯夏，計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頁57）蓋今年春所得之本僅拓其上截耳。

是年春，阮元於甘泉惠照寺尋得古石三，其一石文「中殿第廿八」五字，字體在篆隸之間；又一石「弟百卅」三字。伊秉綬太守輦至郡齋，江藩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伊氏復以拓本寄先生審辨。五月朔，先生跋之，謂「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阮元：《擘經室三集》⁶⁸，卷3〈甘泉山獲石記〉，頁604-605）

森按：先生跋文又見《文集》卷二十；先生復有〈揚州甘泉山石字歌〉，見《詩集》卷六十。

四月八日，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依南唐壽春永慶寺石本。（翰海藝術品

⁶⁸ 〔清〕阮元：《擘經室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拍賣公司一九九七年春拍《中國書畫（古代）》圖錄⁶⁹Lot. 547)

六月一日，雨窗跋率更〈溫彥博碑〉舊拓本，先生言：「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復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備盡其起伏明暗，以窺微妙」云。（《蘇齋題跋》，頁58）

六月五日，三閱《春秋附記》稿本卷一至卷五各條。（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

〔正〕沈《譜》：「秋仲，撰〈漁洋先生像贊〉。」（頁420）

森按：沈《譜》下文復出：「九月，先生有〈漁洋先生像贊〉，贊曰：昔瞻遺像」云云，二者同為一事，月份參差。

九月廿二日，先生題華陰本〈西嶽華山碑〉，稱其具「拔地倚天之氣」。（施安昌編：《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圖版66）

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七十五歲

正月，先生〈定武蘭亭〉響搗卷識語云：「見宋拓宣城本及玉枕本〈蘭亭〉，皆一依定武泐勢，足見宋時定武原石實是如此。」（先生響搗〈落水定武蘭亭〉卷原墨）

二月，先生諦視李宗瀚所得〈廟堂碑〉，凡廿餘日，成《廟堂碑唐本記錄》一卷。

森按：先生二月廿四日與李君書云：「〈廟堂碑〉奉繳。……廿餘日屏謝一切筆墨題詠，專力此碑，頭緒畢了然矣。然其中自某處至某處若干字是真本，又某某字是陝本，勢不能細具於跋內，所以校訂之頃，別撰《記錄》一卷，草稿已有三十餘紙，尚須謄寫一淨本，差勝虛舟之考耳。」（沈津：《集錄》，〈致李宗翰書二五〉，頁525）按此即先生《廟堂碑考》初稿。先生《家事略記》載今年夏撰《廟堂碑考》一卷，故知此信撰於是年。

是月，友人丁杰卒，年七十。其子傳經述其狀略，先生為撰傳。（《文集》，卷13）

三月十三日，再與李君書，以《廟堂碑唐本記錄》稿草送閱，屬覓一友以楷書謄出。（沈津：《集錄》，〈致李宗翰書二七〉，頁525）

九月二日，張維屏來謁。先生喜曰：「前年伊墨卿攜子詩一冊示余，余意中

⁶⁹ 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七年春拍《中國書畫（古代）》圖錄（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1997年）。

早有一張南山，乃今始得握手於蘇齋耶！」因共几快談，追話舊友。（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⁷⁰，卷34，頁165）

森按：張氏《徵略》云：「嘉慶丁卯四月，屏入都，時覃谿先生罷官家居，海內騷壇，歸然魯靈光也。顧朋輩中，每言先生持論太嚴，門牆太峻，是以屏於先生門下雖有淵源，未往請見。」（頁165）九月一日，翁樹崑造張君所邀約，明日遂往見。然此可見先生實好才士也。先生編年詩，本年有〈贈南山孝廉二首〉〈予臨「惠山聽松」篆贈南山，而南山適以松石卷屬題〉二詩（《詩集》，卷61），蓋此時作也。

〔正〕沈《譜》：「是年……，王昶卒，年八十三。」（頁427）

森按：此有誤，據王婿嚴榮所編《述庵年譜》，王昶實卒於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嚴榮：《王述庵先生昶年譜》，卷下，頁25）。

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七十六歲

沈《譜》：「四月，先生借〈化度寺碑〉至蘇齋，與鮑氏〈化度寺碑〉對看兩旬之久。」（頁429）

森按：先生所借為吳榮光藏玉泓館本，先生細審之，謂吳本乃慶曆時初拓，鮑本則宣和時拓也；明年十二月先生跋此碑，嘗論：「玉泓館本拓最在前，而最為黽速；繁昌鮑氏所藏本，依原石行次裝冊，最可據，而紙墨不精。」（沈津：《集錄》，〈跋化度寺碑〉，頁112，又頁114）《集錄》所錄先生與吳榮光第二、三、四書（頁515），俱言吳、鮑二本之事，蓋是年四、五月所撰也。

六月十二日，雨後，跋明拓北齊乾明元年〈孔廟碑〉。（嚴寶善：《販書經眼錄》，頁558）

森按：此跋亦見《文集》卷二十一，不具年月，今據嚴君所錄先生原跋。

七月廿二日，與吳榮光書，討論重勒率更〈化度寺碑〉，擬商請蘇州顧昉瞻刻石。（沈津：《集錄》，〈致吳榮光書十三〉，頁516）

森按：《集錄》所收先生與吳榮光討論摹刻〈化度寺碑〉各札，沈《譜》俱未考其年月載入《譜》中。今據先生明年四月與吳君第十四書，知此及第十二書皆當撰於本年七月。

⁷⁰ 〔清〕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七十七歲

春，張廷濟偕計入都。其友文後山（鼎）藏漢元延元年鎔，因求先生爲書「三斗鎔齋」扁。三月十五日，先生復錄癸卯春所作〈元延鎔歌〉七古一首，書其鎔拓本後。（鮑昌熙：《金石屑》，第1冊，頁10）

三月二十日，作〈黃山鐙歌〉，題張廷濟《清儀閣款識》冊後。（鮑昌熙：《金石屑》，第1冊，頁18-19）

森按：先生詩已見《詩集》卷六十二。

是月，阮元立書藏於靈隱雲林寺大悲閣後。（張鑑等纂：《阮元年譜》⁷¹，頁79）

森按：阮元刻先生及朱珪、法式善三家詩集於杭州。是年春，先生寓書石韞玉，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二月十九日，阮元與顧宗泰、陳廷慶、石韞玉、郭麐、何元錫、劉春橋、顧翰、趙魏諸君同過靈隱寺食蔬筍。談次，語及藏先生詩集事，諸君因有於靈隱設「書藏」之議。事詳阮元〈杭州靈隱書藏記〉（《擘經室三集》，卷2，頁577-578）及潘衍桐《靈隱書藏紀事》。

四月二日、廿四日，兩與吳榮光書，討論擬延南中吳姓名手入京鐫勒〈化度碑〉事。（沈津：《集錄》，〈致吳榮光書十四、十五〉，頁516、517）

森按：〈化度碑〉刻工事，先生去年七月與吳君商，原屬意由蘇州顧岷瞻任之。去年秋，石韞玉寄來杭州新鐫松雪〈壽春堂記〉，極神肖，先生因從石君詢問出何人鐵筆。既知出吳姓良工手，其人現在杭，先生遂與吳君商之，欲延此人北上。

又按：先生與吳榮光第十六至廿六書，俱言刻〈化度碑〉事，味其文意，知皆本年所撰，茲不一一出之。

〔正〕是月廿五日，與石韞玉書，請求代邀吳姓名手來京。（沈津：《集錄》，〈致石韞玉書一〉，頁507）

森按：沈《譜》此信繫十五年（頁440），誤。余考此信言：「昨接阮芸臺中丞札，云欲將所刻拙詩送於雲林，結構書牘，名曰『書藏』，阮公自爲撰記，欲鄙人楷書鐫石。」今據潘衍桐《靈隱書藏紀事》，阮元〈杭州靈隱書藏記〉撰於十四年五月朔；又此信言「聞阮中丞今秋恭祝聖壽北來」，按《阮元年譜》本年八月「奉旨派令入京祝嘏，即於二十二日交印，……起程

⁷¹ 〔清〕張鑑等纂，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入京。」(頁91)則此信當改繫本年決矣。

又按：沈《譜》十五年條下：「四月，致石韞玉札：『昨接阮公札云，雲林經藏先以拙集爲之緣起，此愚初想不到者。念拙詩得與香廚度閣，曷勝慚悚』云云。」(頁439)此亦言先生集將藏靈隱事，知撰於本年，沈《譜》繫十五年者非。

五月廿一日，再閱《春秋附記》稿本卷一至卷五各條，此覆閱第四過也。
(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

十月，復與石韞玉書。(沈津：《集錄》，〈致石韞玉書八〉，頁510)

森按：此信無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中所言，仍是討論刻〈化度碑〉事，知在本年。其信略云：「昨羅小峰持來尊札，云吳友勒碑，即在杭城辦之，極是。現因吳侍御所藏本借在小齋，其本淡濕模糊，幾無可置手處。愚目力已不及從前，賴得吳門一友來相助力，晴窗之下，每日只鉤摹二三十字，今甫鉤出二紙。緣此友暫有事他往。……通計此碑摹得六百十四字，爲照此尺寸紙十有六片而已。今先將此二紙寄來，專懇致求此友精意鐫石，大約六百十四字可用石幾塊？凡若干日可鐫就？其後尚應添拙跋，細說此碑真本之所以然。容下月此鉤摹之友親來，再費半月之力即可完竣，或冬至月底即可連後跋令寄奉也。」則此信當爲十月撰也。信中言「現吳侍御所藏本借在小齋」，與沈《譜》本年條下：「十月二十九日，吳榮光所收玉泓館〈化度寺碑〉，爲先生借留齋中摹勒兩句。將還去，走筆爲詩二首。」(頁436)二者正合，則與石君第八書當作於本年十月，無可疑也。

〔正〕十二月廿八日，再與石韞玉書。(沈津：《集錄》，〈致石韞玉書七〉，頁509)

森按：此札不記撰年，今據信末言：「前次託人帶寄欲上石之重摹率更〈化度寺碑〉，才雙鉤出二紙，其下尚有十四紙」云云，而前書言：「今甫鉤出二紙。……今先將此二紙寄來」云云，二者正相承，知此信應作於本年。另據信中言：「又自作〈靈隱書藏歌〉七言古詩一首，略道私衷歉仄不敢即安之意。」按潘衍桐《靈隱書藏紀事》，卷首錄先生此詩作於本年十二月廿一日(沈《譜》作二十二日)，則此信撰於本年歲暮明矣。

又按：據此信言：「前所欲寄拙集度於靈隱書藏者，緣此新刻之板秋杪始到京，而每片皆有訛誤，校勘挖改，至冬月始竣。又一時無力多刷印，此

時案頭止剩四部，以一部送阮公，一部送老友，其一部送蔣礪堂；其一部裝函者，仍奉託我友送度於靈隱書藏。又將手寫《金剛經》一函送寺，以懺悔拙集之陋劣。」觀此，則先生《詩集》之入藏靈隱，當在明年春。

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七十八歲

沈《譜》：「正月，……又爲金正喜題『酉堂』隸書兩大字。」（頁438）

森按：「酉堂」爲朝鮮學者金正喜（字元春，號秋史，又號阮堂，1786-1856）之父魯敬之號。金氏去年冬隨父入燕京，與清儒頗多交契。彼極景慕先生之學，是年正月廿九日，隨先生弟子李松林（心庵）訪先生於保安寺街京邸。時金君年方廿五歲，先生喟然歎曰：「海東猶有此英物耶！」爲書「酉堂」扁以贈。有關先生父子（樹崑）與金氏之交往，日本藤塚鄰教授著《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一書，考述極詳。

五月十日，與吳榮光書，言「刻下數日內，賤目腫脹未甚消」；又告以「《化度碑考》三五日內即可寫出」。（沈津：《集錄》，〈致吳韞玉書二八〉，頁519）

森按：吳君將南遊，先生因附上與石韞玉、何元錫、宋葆懌、陸恭諸君書，託其轉致，並屬渠在江左尋訪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褚河南〈孟法師碑〉等。信末言：「又有札致夢華（何元錫），設或文旌到杭，不遇夢華在家，即諄託石琢堂（韞玉）再寄信來也。」據吳榮光《自訂年譜》⁷²，本年「六月過邗江，至吳門，訪宋芝山（葆懌）孝廉、鮑東方、陸謹庭（恭）孝廉，縱觀書畫。……越日，拜梅花道人、元人吳仲圭墓。至杭州。……每日與石琢堂廉訪（韞玉）、陳夢華太守（庭桂）及浙中諸子歷覽天竺理安寺、九溪十八澗之勝。」（頁8-9）然則此信作於是年五月審矣。《集錄》所收先生五月六日與石韞玉書，中言「茲因吳荷屋之便致此札，又續寄上雙鉤〈化度〉第三至六凡四小紙。」（頁508）又五月二日與陸恭書，云：「茲因吳侍御（名榮光，號荷屋）南游，夙慕雅範，特來候謁」云云（沈津：《集錄》，〈致陸恭書六〉，頁560），並吳君此行先生託其轉致者，知皆撰於本年五月。

六月，始見揚州秦恩復新刻《隸韻》十卷（《文集》，卷16〈又跋隸韻〉）。先

⁷² [清] 吳榮光：《吳榮光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生因自是月二日至七月廿四日，凡竭五旬之力，取家藏漢碑拓本近百種，又手自鉤摹之舊拓者復數十種，與《隸韻》逐字檢視，籤出其「實有功於稽考者三十處；其可存考者又數十處；其顯然摹誤者一百八十四處。」亟寄札秦君，屬其廣爲刷印數十百部，以資學人考核，可補洪适之缺，及據以訂正婁氏《漢隸字原》之誤，實言隸學者一大快幸也。（同上，又沈津：《集錄》，頁168）

七月，跋《隸韻》。先生稱劉氏此書「雖間有訛舛，然實是從漢碑原石摹出」，確有資於考漢隸者之津筏也。（《文集》，卷16，頁17）

八月，姚文田奉命提督河南學政，先生有詩贈行。（《詩集》，卷63）

是月七日，與吳榮光書，告以：「杭城石琢堂所代爲料理重鐫〈化度碑〉，才刻二紙，寄拓樣來看，竟不可用。……杭刻只得停止不刻，未知尊意能在粵刻之否？」（沈津：《集錄》，〈致吳榮光書二九〉，頁519）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沈《譜》未繫年編入。其開首言「接杭札，始知文旆南旋。……比惟歸省一切納祐，日以祝切。」據吳氏《自訂年譜》言：「七月，各贈行囊，買舟南旋。九月，抵家。」（頁9）則此信撰於是年甚明。先生本年七月廿三日與石韞玉書亦言：「〈化度寺碑〉，刻不能似，奈何！此因從前吳荷屋指名杭有好手，是以發願爲此。今既不獲如願，只得奉商停止。」（沈津：《集錄》，〈致石韞玉書五〉，頁509）又十二月廿四日，與□及庵書云：「〈化度寺碑〉，……去年又見北宋拓本二種，通共精選精摹六十字，……然此從古拓精摹，方圓得中，最難刀法，都中竟無此良工，因殿撰石年兄在杭之紫陽書院掌教，因用油素雙鉤數行寄杭勒石，誰知昨杭州寄新刻數行來，其惡劣更甚，只得停止不刻，俟遇良工再謀勒石。」（沈津：《集錄》，頁476）合此諸信，知杭州吳姓所刻〈化度寺碑〉，先生殊不當意，遂中止不復刻。

八月廿六日，覆李宗瀚書，謝其遠貺百金，取前歲所縮臨〈蘭亭〉拓本奉贈。（沈津：《集錄》，〈致李宗翰書三六〉，頁526）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今據信中言：「荷屋（吳榮光）購得北宋拓〈化度碑〉，今春以重價售出。臨出售時，又借江南鮑氏宋拓本合作油素鉤本，寄至杭州，覓一善工重勒於石。乃昨杭州寄其拓樣一紙來。竟不可用，何況都門廠肆刻工乎？深見妙迹之難逢，而韻事之不易踐也。」知爲是年八月所撰。

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七十九歲

沈《譜》：「正月，臧庸有〈答翁覃溪先生『毛詩·下武』解〉。」(頁450)

森按：臧氏本《詩序》、毛、鄭舊說，以「下武」為「繼文」。先生不以斯說為然，旋作書辨之，據嚴粲《詩緝》、戴溪《續讀詩紀》之說，以「下武」為「世脩文德，以武為下」，並引南北朝人之文為證。(臧庸：《拜經堂文集》⁷³，卷3附載)。沈君：《集錄》失收先生此答書。

五月十一日，以李宗瀚所購《大觀帖》，校淳化閣本。(《蘇齋題跋》，頁64)

十二月十九日，蘇齋作東坡生日，懸歐陽修像軸並山谷觀瀑圖，及文衡山、董香光、沈南啓、唐六如、王漁洋、朱竹垞、毛西河諸像列於詩境軒中，文酒流連，雅集盡日。(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156引翁樹崑題識)

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八十歲

正月，阮元從曲阜孔府借得漢建初銅尺至京邸，葉志詵用日本銅仿製三枚，較之原尺，絲毫無差。葉君以其一為贈，先生撰〈建初銅尺考〉一文答之。

(阮亨：《瀛舟筆談》⁷⁴，卷12，頁41-43)

森按：葉志詵另以一尺贈阮元（見下條），而自存其一。沈君《集錄》所收先生與葉志詵書二言：「歲初得惠新仿銅尺，精妙之至」云云，此信末記「正月廿二日」（頁576），知為本年正月所作。又，先生之〈考〉，見《文集》卷十五。

五月一日，復與葉志詵書。(沈津：《集錄》，〈致葉志詵書五〉，頁577)

森按：先生書云：「因見昨揚州寄來《款識》不真，輒思古器篆銘難得真者，欲同志諸君就篋藏各擇其精者，出以共相品鑒，如昔人鬪茶，亦一妙也。」「擬在中秋節後、重陽節前再訂其期。」此信不記撰年，然據信中言：「其一尺送與阮公，大妙。……即擬附系以詩，詩中亦必暢說此三尺各歸一處，皆有關於考訂之益」云云，知應作於是年。先生編年詩本年有〈仿作漢建初銅尺歌〉一首（《詩集》，卷65），據此信，知為五月作也。

是月十日，再與葉君書。(沈津：《集錄》，〈致葉志詵書一〉，頁576)

森按：此信不記撰年，然據信末言：「銅尺之外積，字且不刻，俟尺側鐫

⁷³ [清] 臧庸：《拜經堂文集》（1930年宗舜年咫園影印葉名澧舊藏寫本）。

⁷⁴ [清] 阮亨：《瀛舟筆談》（嘉慶二十五年原刊本）。

就，先將見惠一尺連牘付來，以便酌其牘式。」知爲是年作也。又，此信言：「屢費清心，所以即先送此十二幅略節者，再遲則時漸向炎，不知令友住址遠近，此底先存尊齋，緩緩遇便商酌。……一則先須酌定某一幅可就冊樣寫之，又某一幅未能就冊樣寫之，此則有往復酌商時也。再則其中可就冊樣寫者，似又須請此友觀面，以便寫照取似」云云，知爲先生是年八月八十初度所繪十二圖也。繆荃孫〈跋翁覃谿行樂十二圖〉，謂此圖「或先生門客所爲」（沈《譜》，頁462引），今據此信，則畫者乃葉君友人也。六月，合前人〈蘭亭〉卷諸跋，詳考定武〈蘭亭〉卷原委。廿九日，跋于〈落水蘭亭〉響搗卷後。（先生響搗〈落水蘭亭〉卷墨跡）九月三日，跋吳門鮑氏所藏〈化度寺碑〉舊拓本。（《文集》，卷22，頁17-18）

森按：先生言「予所見〈化度碑〉，王弼州家二本，顧汝和玉泓館本，及予舊藏本，及此凡五本。」又言：「予於是碑究心歷四、五十年之久，嘗合所見真本之確可次敘者，繪爲范氏書碑三段殘石之圖，於是盧嵩翁、趙松雪以來諸家所品鑒之真僞，皆了然可指數；即其殘石之露半字處，亦皆可確得其位置」云。

十二月，先生四子樹崑據蘇齋所摹廬陵祠堂本歐陽修像，另摹寫一軸，先生題其首，遠貽金正喜。

森按：先生今年八十壽辰，金君手寫佛經遠寄祝壽；先生感其高誼，因摹歐公像以爲報。翁樹崑題識云：「秋史生辰在六月三日，因取古先賢同生於六月者，均屬代摹遺像，以爲寶覃齋中瞻禮清供。嘗考歐陽文忠公於六月二十一日寅時生，黃文節公於十二日辰時生，而觀蓮節恰在廿四日，天緣妙合，良非偶然。因摹此軸，奉家大人手題，以證瓣香所在。宋以前諸賢不與，所以尊東坡也。他日更擬摹山谷像并荷花一幀寄去，補此墨緣，亦先河後海之義耳。」（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155引）

是年有與王聘珍論《大戴禮記》書。（沈津：《集錄》，頁506）

森按：此信無年月，沈《譜》未繫年編入。今據札末言：「吾行年八十，尚每晨溫肄諸經，每有剖析，慎之又慎」云云，知作於是年。先生舉王君《大戴禮記解詁》〈自序〉論《戴記》篇次，說有未周處。因諭之云：「在今日治經，惟有於前儒所已言而未析者，或前賢留未盡之緒待剖說者，尚宜博考而慎思之。若此等篇次之說，惟有理其舊而勿辨焉可矣。」又言：

「昨見武進莊進士述祖撰《夏小正訓》一帙，以己意辨釋，訛誤極多。蓋今之學者，多侈言博古，而不知實作功課，……一則畏難而苟安，一則厭常而嗜異，轉不肯循循下學。」此論當時學者之病，今錄存於此。

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八十一歲

是年春，朱鶴年畫〈萬柳堂橫卷〉寄阮元，先生為題卷首曰：「柳徑停雲」，並賦五言古詩一首。（阮元：《擘經室四集》，卷10〈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序〉）

森按：先生詩即《詩集》六十六〈野雲寫萬柳堂橫卷寄芸臺〉。

三月二十四日，為洪頤煊序所著《平津館讀碑記》。（本書）

森按：此序亦見《文集》卷二，未具年月。先生論治金石要義云：「吾嘗笑考金石者，動言可證經史。其實證經者，二十之一耳；證史則處處有之，記載摭拄，何可勝原？惟當論其大者而已。……若職官之除授，年月之前後，其實有關係者著之可也。其他偶有錯互，不可枚舉，吾安能為此廢日損功耶！……豈有傳注箋疏之不治，而孜孜日從事於金石文者哉！」

（頁14）

暮春，先生舊交朝鮮金漢泰鴻臚隨使入燕京。四月既望，來訪蘇齋，敘舊闊。其夏，金氏將歸國，攜一冊留蘇齋，先生八分書「自怡堂」三字於冊首，陳用光為撰〈自怡堂記〉，劉芙初（嗣綰）、葉筠潭（紹本）各繫以詩。翁樹崑於冊尾敘其顛末。（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183-188）

七月朔日，跋〈北齊石叢銘〉云：「〈北齊石叢銘〉，書雖不工，然猶得以上通隸意，下通歐、褚楷意，故以此拓與〈河清三年造像記〉同裝一冊，以略具北史書勢之概。嘉慶癸酉秋七月朔。」（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頁250）

〔正〕七月五日，與石韞玉書，詢江寧府學〈吳天發神識碑〉及重刻秦篆〈嶧山碑〉被火焚燬之訊確否？（沈津：《集錄》，〈致石韞玉書六〉，頁509）

森按：此信沈《譜》繫於嘉慶十六年（頁454），非是。據信末言：「愚詩已刻六十六卷；又舊作《詩話》，今始託礪堂刻之。諸經考辨，且未謀刻，今尚每晨覆核一、二卷，寫底本七十四卷矣。《蘭亭考》七月內必有印樣，若我老友覓便人能妥帶者，秋間必奉寄也。」按此所言「舊作《詩話》」，即指《石洲詩話》，其書成於乾隆三十三年，為先生任廣東學政時，

與幕客、諸生論詩所條記也。據先生嘉慶十七年十一月跋此書稿本云：「此五卷寫稿失去數年，忽忽忘之矣。今爲雲素先生得之，借來覆核，始改其中訛字，因復謄存一本。」（沈《譜》，頁463）又張維屏〈跋〉云：「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葉雲素先生忽於都中書肆購得之，持歸求先生作跋，先生因命人鈔存。又增〈評杜〉一卷，及附說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兩卷，共成八卷。」據此，知《詩話》舊稿亡失多年，十七年葉繼雯始於都中書肆購得之，乞先生作跋，乃復鈔存一本，則不得十六年與石韞玉書已語及此，沈《譜》之誤顯然。今據信中言「《蘭亭考》七月內必有印樣」，按《家事略記》載《蘭亭考》八卷，十八年鋟板成，然則此信當撰於十八年明矣。又，此信言「諸經考辨，……今尚每晨覆核一、二卷，寫底本七十四卷矣。」亦與先生十七年十一月跋自書稿本《石洲詩話》言「今諸經劄記手鈔成帙者，已得七十餘卷」合。

又按：阮元〈摹刻天發神識碑跋〉云：「三國〈吳天發神識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摹刻，以昭絕學。」（阮元：《擘經室三集》，卷1，頁561）則傳言此碑燬於火者不誤。

十一月下澣，應紀昀之孫香林之請，爲題紀氏洗硯遺照。

森按：此詩見先生《詩集》卷六十六，其月日據孫致中氏《紀曉嵐年譜》⁷⁵頁五〇七引《閱微草堂硯譜》。

十二月，借李宗瀚所藏元康里氏〈孔子廟堂碑〉唐本，逐字細核。廿三日晨起，題二詩。先生跋云：「昔嘗據宋拓城武本補鐫於石，尙未見原本也。安得覓好手，取此本內真者重勒於曲阜宮牆，末學小子願得備几研小胥之役。是以就此內確見真者，分別記錄，撰爲一卷。」（沈津：《集錄》，頁101-102）

《文集》卷五〈辛鼓殘字記〉蓋撰於是年。

森按：其文云「岐陽石鼓第八，無字久矣。乾隆辛丑（四十六年）三月，方綱官司業，日於橋門手拓十鼓。於此鼓之首，得此半字。……後二十年，再往拓，則此半字亦又損去，不可尋矣。若不亟摹傳之，更無知者矣。」（頁1）今據先生編年詩，本年有〈辛鼓殘字摹石〉一詩，則其事應

⁷⁵ 孫致中：《紀曉嵐年譜》，收入《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冊。

在是年。

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八十二歲

二月，復借李宗瀚所藏〈孔子廟堂碑〉唐本，與宋拓城武本細對。（沈津：《集錄》，頁101）

七月，復得一石硯屏，日光雨意，水墨吞吐，亦如〈天際烏雲〉詩意，與先生癸亥冬所得硯屏，同為家藏坡書〈烏雲帖〉神光佇盼也。（沈津：《集錄》，頁303）先生有詩〈又得石硯屏水墨寫「天際烏雲」二句意〉（《詩集》，卷67）。

十二月十四日，小孫引達彌月，諸友之贈，有古泉、古墨、漢畫祥瑞石刻、宋織魁星軸諸品。先生作〈書引達彌月諸冊〉，以「篤根本，安樸陋」戒勉之。（《文集》，卷35）

森按：沈《譜》廿三年條下引葉昌熾之說，言先生身後門祚零丁，僅餘五齡幼孫，名穎達（頁492），「穎」字當為「引」之誤。

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八十三歲

七月一日，覆閱《春秋附記》稿本卷一至卷五各條。（金榮華：〈未刊寫本經眼錄〉）

森按：此書稿本，先生前後五次覆核，蓋頗自珍視。惜身後蕭條，書稿零落，迄未得好事者為寫錄刊布，良可浩歎。

是年冬，吳嵩梁將歸江西，作〈送吳生序〉以贈其行。（《文集》，卷12）

十月十一日，與朝鮮金正喜書，告以四兒樹崑凶耗。

森按：此信沈君《集錄》未收，今錄次：

老夫不幸，四兒於夏末秋初，一病不起，至八月二十八日逝去。老夫當此衰年，慘遭此變，惟制淚不敢自傷。而此兒頻承大雅教愛，至誠且切，彌增銜感耳。此兒夙寡知交，惟有尊兄摯誼，夙所心盟，知我尊兄聞之，亦不勝悼惻也。老夫無他學問，此兒尚未得中式一第，正在劇切應舉之文，是以經學考訂之功，亦未嘗入手；詩止粗學近體，於古詩家數亦未深造。惟有金石考證，則其性所夙嗜。數年來，承吾兄遠寄古榻，往復辨析，頗有所得。渠又能摹仿響榻，鈎勒氈蠟之法，皆能入細，其所撰金石考核諸件，竟有一二足資諸大雅之前者。（下缺）

十四日，復與金正喜書，論治經要義。

森按：此信即先生《文集》卷十一〈答金秋史〉，惟《集》本多刪略耳。（作書月日，見藤塚鄰：〈翁覃溪の研經指導と金秋史〉⁷⁶所引原札）先生諭之曰：「治禮經者，但當纂言，不當纂禮。……經語之詁訓，則宜精核也。……宮室衣服諸制，有宜精審者，有不必傳會者。」又言：「凡讀傳注，必以經為主，慎無舍經以從傳。」蓋其時金氏方治《儀禮》，故先生頗勗勉之。此信之末言：「鄙人之說，雖積成卷帙，但鈔出副稿者止此一本，其原底則草草塗改過甚，須再謄一本乃可奉寄。然亦頗欲商諸知好，謀所以次第付梓者，未知果此願否？」（頁7-9）所謂「鄙人之說雖積成卷帙」者，即指先生群經《附記》也。蓋金氏知先生撰有此稿，因乞逕寫副本讀之。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八十四歲

沈《譜》：「六月二十一日，先生左足跌患，不能伸動，誦《杜詩附記》。此書爲先生稿本，每詩句下注各本異同，後低一格爲評語，眉上時有評。」（頁480）

森按：此書未刊，孫殿起《販書偶記》⁷⁷卷十三著錄先生稿本《杜詩附記》二卷，云：「後有道光三年癸未秋日門人梁章鉅跋。」（頁320）北京國家圖書館另藏一稿本，凡二十卷，二十冊，亦有梁氏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亦藏一二十卷本。梁章鉅〈跋〉，謂先生治杜詩，「前後凡三十年始成此冊。嗣後意有所得，隨時點定，又三十餘年，至晚歲乃重加裝池。」知此書實先生平生讀杜心得之所萃，惜未有其人爲之整理刊布者。

九月二日，有〈題東卿（葉志詵）摹勒熹平石經論語殘字二首〉。

森按：此詩收入《復初齋詩集》卷六十八，其年月據藤塚氏《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卷首，圖版三十二先生手跡。

十月廿七日，與朝鮮金正喜書。

森按：此書《文集》、《集外文》未收，沈津《集錄》亦闕，今錄次：

接誦手緘，疊疊教言，快若握話。邇惟動定綏祐，著述增新，以企以

⁷⁶ 藤塚鄰：〈翁覃溪の研經指導と金秋史蘇齋手札四封の考覆〉，收入安倍能成編：《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週年記念論文集》第四輯（哲學篇）（東京：大阪屋號，1936年）。

⁷⁷ 孫殿起編：《販書偶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慰。未稔何時得值軺星惠來，中析前好，實所耿祝。承札來叩及《儀禮》數條，具見精心審訂之緒。鄙見《儀禮》十七篇最古，實較之《周官禮》更爲有據。惟是〈喪服〉一篇，竊意未果出於卜子之手，前人亦有疑之者矣。拙撰讀經《附記》，積有七十四卷，深承雅志索觀，而一時未能即以奉寄者，老年無他功課，每日晨起，借此以爲日課，從頭輪流覆看。然每覆看時，輒時時有增改刪動之處，雖不敢謂功加日進，而學問不厭再四尋繹，所以一時猝急不敢即以質諸友朋者，非自謙吝，實亦不得已耳。拙詩已刻板者六十六卷，今以初印本寄上（其後四卷新印出者，現在有挖補處，容再奉寄）。其中已有舊日所刻，板已漶蝕而未增脩之處，又亦尚有寫誤而未看出之處，近日屢次修板矣。（即修板之事，竟非一次可畢，愧愧）拙著古文、序記、論說、題跋，積有三十四卷，其草底更有待於審訂，必須再寫一通，亦須再刊誤字而後可再寫。惟去年將所著經說之未加摠挈處，偶隨記憶，按《易》、《書》諸部，以及諸史、諸子、諸集，以及金石碑刻之類，彙爲十六卷，曰《蘇齋筆記》。今年夏秋以來，始煩一友寫出清本，此時纔寫出數卷。今先就自己校勘者，第一、第二兩卷奉鑒，以後再陸續奉寄也。小齋所藏趙松雪〈天冠山詩〉真蹟，足辨正陝西石刻趙書〈天冠山帖〉之僞，因友人買石選工，始能勒石，今以奉鑒。承惠寄古鏡、蟬翼紙，暨諸拓本，皆已領到，附以小詩奉鑒。承惠篋二枝，更爲精美，現在賤體深受此味之益。醫云此篋向來所未見之妙品，謝謝。更有慇者，貴處所產此篋，朱竹垞集中〈高麗篋歌〉久著名矣，然其詩是爲京師友人作，而未嘗遠寄也。鄙人則日日深受此藥之益（每夕有不能成寐時，服此則能寐矣），然在京師所買者，聞其多未必是真者，是以醫家見此承惠之數枝，皆讚歎以爲不易購。欲求惠寄每次多惠數十枝，以便老年常常得借以培養元氣，勝於京中買者百倍。欲效竹垞作歌以奉寄，雖其辭不及竹垞之工，然或更切實耳，專此敬懇，至切至切。十月二十七日，方綱頓首。

退溪、栗谷二種書已領到。石刻諸件俱收訖（內佛經十六紙，雖是殘本，然其楷書古雅），雖無年月可考，然必宋以前刻，已粘冊矣。日本舊刻〈秦嶧山〉本，有小詩奉酬。又壽藤大石硯收到，又札尾云刀二，此未見。

阮芸臺今擢任江西巡撫，其所刻諸書，容即致札託其刷印。近日阮公日日勤於吏治，不甚有暇矣。張惠言所刻諸書，不甚有益。白田王懋竑

《雜著》，容細訪其刷印本，其《雜著》有益於朱子之遺書。胡東樵（渭）《易圖明辨》一書，在所撰《禹貢錙指》之上，但其板久多漫漶，今聞尚未補全，容即託人覓之。顧復初（棟高）《春秋大事表》，亦久無刷印本，容託人訪覓。柳君（尊名最寬）託購汲古刻印之書，此甚難得，今坊間所有汲古閣書，刷印甚粗，無精美者（汲古閣舊印紙墨極精之本，愚在江西時，只見一部。其書今在謝君階樹齋中，寶惜過甚，只可到其齋中一看，不肯借出）。洪君札內，有見惠棧五枝（洪君不記得從前已謀面否？是以未敢手覆），札託鐫篆印三枚。其三枚篆印，欲託人爲篆鐫，石極佳，三印在一篋內。從前小兒是託陳植夫篆（岑城金君景林「自怡堂印」），陳植夫今遠宦廣東，久無信來，愚所不熟。然遠寄此印石，今豈可空寄還，容覓友商之。吳南薌亦工篆印，今亦久無消息，（若十分無可託之人，容再回覆，仍將原石寄還，是否如此？）此皆向來與崑兒熟通音問，愚不深知當如何覆答，是以奉託代致，深愧不恭。貴友柳君《拜經樓詩艸》一冊，已面交〔趙〕雲石進士矣。新刻板《石洲詩話》八卷，凡二冊，此板上月纔到，刷印未多，謹先寄上三部。愚昔在廣東試潮州時，集諸生於昌黎祠原道堂，講說〈原道〉一篇，手題於壁，勒石之本，檢篋中尚存二本，今奉寄一紙；又一紙已面贈雲石。又前在江西題盱江書院壁石一本（今之建昌府也，盱從目，其有寫日旁，訛也），宋李觀《盱江集》即此，北宋古文一作家也。又前歲宛平縣廨所摹刻李北海書〈雲麾李秀碑〉殘本二紙，此與外間通行之〈雲麾碑〉不同。陝西碑李思訓亦官雲麾，與此不同，亦李北海書。又拙刻《通志堂經解目錄》，似記得前已奉鑒，今贈雲石二本。通志堂所以不刻李資州《易解》者，蓋通志堂當日已命工繕寫而未上板者，不止一種，愚尚及見其寫本，惜無有力者續刻。（錄自藤塚鄰：〈翁覃溪の研經指導と金史〉）

文集卷二十〈跋嶧山碑〉，蓋作於是年冬。

森按：先生跋文言「右〈嶧山碑〉舊本，朝鮮進士金史寄贈，日本國所重刻。」上引十月廿七日與金氏書，先生謝渠所贈書籍、石刻，云「日本舊刻〈秦嶧山〉本，有小詩奉酬」，知此本爲今年所得。先生詩見《詩集》卷六十八；札中未言此跋，蓋稍後所作。先生謂「元祐八年嶧陰堂重刻本，與此日本舊刻悉合。此蓋元祐本所從出，則亦是唐以前摹刻本矣。」（頁15）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八十五歲

正月，札致廣東布政使趙慎畛，請其遣人將署內米元章書「藥洲」石移歸學署。趙氏札來，乃知前藩伯康基田久已建亭覆護，無煩移動。趙氏爲新葺亭壁，屬先生爲之記。（《文集》，卷6〈米書藥洲石記〉）

四月九日，有詩題元王元章〈墨梅〉軸。

森按：此詩收入《復初齋詩集》卷七十，年月據潘正煒《聽帆樓書畫記》⁷⁸。（《中國書畫全書》，第11冊，頁822）。

四月廿二日，跋〈隋開皇六年龍藏寺碑〉。

森按：此文《文集》、沈津《集錄》未收，今錄次：

向來疑此碑刻手不精，如爾時〈龍門古驗方序〉可證也。然此碑亦實有疏失，近似六朝天斜之習者耳。惟其格意，上規古隸，下開虞、歐、褚法，實有足參證褚公〈孟法師碑〉，并有超出丁道護〈啓法寺碑〉之處。〈孟法師碑〉真拓，海內只得一殘本矣，僅得一見之，當就此本圈出，則妙甚矣！丁丑四月廿二日，八十五叟方綱識。（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頁263-264）

四月廿三日，爲周濂溪裔孫菊人（達）書〈愛蓮說〉。（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卷首，圖版29）

十月二十七日，有與朝鮮金正喜書。

森按：此書《文集》、沈君《集錄》未收，今錄次：

接誦手教，縷縷千百言，備見遠念之勤，嗜學之篤，感切感切。愚自四兒逝後，日復衰髦，第自念宜設曠觀，不敢以此縈擾衷緒；惟是京師舊侶漸少，可與深談者，竟乏其人。〔諸經《附記》〕自去年秋間已來，覆加檢核，大半於行間自用小字刪改塗竄，若再不付友求寫淨本，誠恐久久自己亦有看不明白之處。年來老眼日加昏瞶，左腳又難以展舒，每檢取一草稿，皆奴輩不識字之人，上下次第，時時倒置非小。齋中時來談藝，如梁生芷鄰、李生彥章、鄧生傳安，此三君於拙撰最所篤好，自諸經《附記》至《筆記》，皆此三君分去，借至其寓齋雇人抄寫。有抽換屢次者，又有未校對者。去年寄上之《筆記》卷一卷二，即梁生覓人寫。今承札及此，几上有校出《筆記》第三卷，寄上，閱之。餘即俟諸處所

⁷⁸ 潘正煒：《聽帆樓書畫記》，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第11冊。

鈔校明白無訛者，於冬底春初之便，再續寄上也。承札問朱子《易本義》音訓，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本是一理，無所庸其歧視也。然此事原委，後人析而二之，《宋史》立〈道學傳〉之目，竟若漢唐注疏與宋儒分派者，此最於正學有害也。然亦實宋代學者知析義理，義理日漸精密矣，而《爾雅》、《說文》訓詁之詳，漸覺日疏，是以有將道學與考證訓詁歧視者。居今日幸際文教昌明，宋儒義理，學者皆知所適之路；更宜詳究《爾雅》、《說文》、傳箋訓詁之實際，不可空言義理，蔑視訓詁也。即以《易本義》言之，姑舉一二：如賁訓「至也」（案《左傳》定公四年「嘖有煩言」，杜《注》云：「嘖，至也。」）或引楊子以實之（案惠棟《易辨證》），又訓「情也」（案《經典釋文》），此「至」字、「情」字，皆非「賁」之本訓，而不可不詳其原委。若以今讀《本義》者，訓「賁」為雜亂，則較「至」字、「情」字之訓，益偏於一邊矣。此無他，摠在先究其上下章節語義，則無戾聖人立言之指。即如《爾雅》釋詩詞，亦必合其本詩讀之，而後見指歸也。如〈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噫，歎聲也，此處「噫」字若作歎聲，聖人此句何為以歎聲發之？朱子亦嘗疑此「噫」字何為作歎聲也。今日高郵王伯申（引之），謂此「噫」字與《詩》「抑此皇父」句之「抑」字互證，此說最精。伯申精究《廣雅》者也，《詩》「抑此皇父」抑字，乃是歎聲之「噫」，此〈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承上節言，即是「抑」字。此必博取諸書證之。《爾雅》、《說文》之字，正宜虛衷研核，非一言所能盡。即唐初陸元朗《釋文》，亦有一字兼載形聲，二說並存而無所適從者：「日以暵之」，陸氏《釋文》兼載況晚切、古鄧切二音，斷無此理。「日以暵之」暵字，即〈樂記〉「煖之以日月」煖字，此以「況晚切」為定說，必無「古鄧切」之理。陸氏《釋文》，最該博有原委，阮芸臺有新刊本，甚好。阮公今調任兩廣，其板蓋在揚州，刷印不易，容緩緩為兄謀刷印一部，此則諸經音訓可得其大局矣。拙撰《附記》，《易》十六卷，中間參差塗改，最難抄寫。友人處昨送來者，抄至中間，認識塗抹不清楚，竟有一連誤寫十餘頁處，已駁回令其換寫，所以《易經》且尚未能抄淨本也。《書經》，梁生處寫手較明白，亦經抽換多頁。《詩經》、《春秋》、《禮記》，皆鄧生雇人寫，恐鄧生明年選得補知縣之缺，一出京則更難矣。大約各經每抄數頁，即乘暇連草底送來覆閱。每送來，必有抽換改寫，實是草底塗抹過甚，亦無怪

其難寫耳。似乎看光景，今冬底或來年新正，若得《書經》三冊能寫校淨訖，則正月間之緘內，可將《書經附記》先寄上，求尊兄爲我詳看，實墨緣也。《筆記》此第三冊，有說經語，是以先寄上。其第四卷以下，隨所見分別史子集詩文，法帖篆隸楷行草，以類相次，未知可要陸續抽換寄上否。承惠人蔭，銘感之至，衰老恃此以扶賤體，幸知我愛我者，每次惠緘，必須拜賜者也。前次所惠寄極薄之細紙，便於昏眸，亦極妙，再有多惠數張，更感更感。外扁二，并以小詩代跋。此上秋史進士尊兄，如面談也。八十五叟方綱頓首，十月廿七日。

翌日又書云：

再詳讀札內見詢件次，所以未具申析者，明日來人即取覆信，容再覆，非敢緩耳。扁二既寫就奉寄，而對聯未寄者，不能寫一直二字以外也（如此者已十年）。賤目之昏，迥非昔比。惟扁則每行只一字，高至尺許，尚可極力仰爲之；對聯至少有一行至五六字，只寫從下往上，到第二字，其再上則必歪斜矣。如欲寫對聯有二語，「博綜馬鄭，勿畔程朱」八字，用紙裁作方塊八幅，欲合成一聯，則湊裝之，可否？十月二十八日，又頓首。

收到人蔭八枝，又十九枝，謝謝。賤體深受此蔭之益，京中所有從貴國館中買者，遠不及也。每屆四立節氣，二分二至節候，前後數日皆服此，然後得以安眠，其效如此。京中之人蔭，卻不及此，此醫者所說。每歲竟欲敬求遠寄，以扶衰老，至懇至懇。昔朱竹垞晚年作此蔭七古，愚亦欲效作，下次小緘內錄以奉寄。蘇齋門人李名彥章（號蘭卿，今年卅四歲，內閣中書，辛未進士，博學工詩），於蘇齋壁上摹此坡公雪浪箋於其妙吉祥館，今日寫之，正與尊齋吉祥室相應，亦墨緣也。李蘭卿所造箋紙，附上數幅。蘇齋。（錄自藤塚鄰：〈翁覃溪の研經指導と金史〉，頁43-56所引原札）

是年，曲阜修葺孔廟，先生致書山東巡撫陳預，請飭所司將城武縣學所存宋人摹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石移置同文門下。蓋唐石久亡，後人重勒石者，以此石爲最前。先生作〈移立廟堂碑記〉以紀其事。（《文集》，卷6）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八十六歲

沈《譜》：「正月二十七日丑時，先生歸道山。葉志詵致韓國友人金正喜札

云：『飛白者：我師覃溪老夫子，於本月二十六日夜半逝矣。』……。」（頁490）

森按：先生奄化，訃至朝鮮，友人申紫霞（名緯，字漢叟，紫霞其號，黃海道平山人）有詩悼之：「遽聞騎箕析木邊，傍人怪我涕潸然。忽諸古北平鄉祀，已失小蓬萊閣仙。佛滅三千大法界，蘇亡七百有餘年。問津從此漁郎遠，奈汝秦碑又漢箋。」今錄存之。（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222引）

〔附錄〕

與張燕昌書

敬維芑堂先生尊兄近禧，久闕奉答，歉歉。今錄拙作〈元康磚詩〉奉求鑒定，并求惠尊著《古磚記》全帙，深幸深幸。外二件懇覓便寄張叔未、徐雪廬二兄爲懇。臨穎馳切。芑堂先生尊兄左右，方綱頓首，八月二日。（錄自鮑昌熙：《金石屑》，第3冊，頁30）

與黃易書一

昨接尊札，即到朱兄處問之，云未在其齋。及問之莊谷，則尚未送與朱兄也。是此次尚未得寄上，容再時時催之。先此，佈候文祉，不一一。小松先生足下，弟方綱頓首。廿六日。（錄自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古代字畫》拍賣圖錄Lot. 443）

與黃易書二

方綱頓首，秋盦九兄先生侍右：接讀手教，快若晤言。又承寄示新得漢碑三通，令人歎羨不已，連日坐臥其下，如在叔度千頃陂中也。又接得手札云「又得舊搨〈王稚子闕〉」，何精靈聚合有如是邪！〈稚子闕〉之陰有劉涇巨濟題字，俟見此冊時當臨寫於後耳。前日於顧八兄歸濟之便，曾奉懇隨鈴釋文全本，未知已檢出否？取札人日內即歸，不及覲縷。專此，肅候近祺。臨穎馳切，不既。弟方綱頓首。（錄自鮑昌熙：《金石屑》，第2冊，頁70-71）

與黃易書三

初四之話乞早來爲幸。再，弟新摹石經字上石，必須仍以原拓本在旁對看，勒之乃肖，乞借數日爲禱。並天寶小銅碑亦乞借數日，或可俱於初四攜來，妙甚。秋庵九兄，弟方綱頓首。（錄自鮑昌熙：《金石屑》，第2冊，頁79）

與法時帆書一

蕙麓詩尚可緩作也，而孰意墨卿定於十二日行矣。我輩豈可無詩？愚意欲裝一冊，而墨卿云自擇佳紙畫〈江城視膳圖〉於前（蓋欲於江寧迎其尊公來就養），而我輩詩裝於後。大約仍由蘇齋彙收。而十二日甚近，務於一二日內吾老友專差一使到愚處取此紙（拙作意欲作五古〈送墨卿太守之江南〉，似不必用「任」字，以其尚未定某郡也；然卻亦非專題其視膳西園耳，題意則公私各層俱在內。）再商者，諸公自必有公餞之局，其在午、未，愚不能與也。不知可能商之蓉裳作一早飯之局，或能移樽於小齋，愚亦寓一薄分金可否？並候酌示，不一一。（錄自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春拍《古代字畫》圖錄Lot. 458）

與法時帆書二

筠圃六件一總□（〈聖教〉、〈鶴銘〉、〈仲子詩〉、太康瓦、手卷二個）俱已題就，乞轉致。此內唯□仲子手寫詩草是一好詩題，是以愚自臨裝冊一本，即求吾時帆同季游（是共同鄉，又同賞鑒，不可無詩）各爲一詩。尊作務必自寫，乃見真風味。外又臨一頁，雖爲標匠所磨損，然不害其舊意，即以奉贈，隨意添裝成冊更妙耳。詩龕扁並附到。藉候日祺，不既。方綱頓首。（錄自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一九九五年春拍《古代字畫》圖錄Lot. 458）

《翁方綱年譜》補正

陳鴻森

翁方綱(1733-1818)爲清代乾嘉時期代表性學者之一，其金石、書畫、詞章之學，擅名一代；書法尤絕一時，爲世所重。治經，與當時學者細究訓詁名物者異趣，然其說頗有宏通之論、救弊之言，要其固一代文士之雄也。有關翁氏生平、行實、著述，渠自撰有《翁氏家事略記》一編，頗爲詳覈。近沈津教授復益以所見翁氏題跋、手札墨跡，及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復初齋詩文集》手稿本等，條分件繫，纂成《翁方綱年譜》一書。其書經營，前後長達三、四十年，積功既深，所見尤廣，於翁氏事蹟，鉤稽考索，鉅細靡遺，可謂大觀。顧載籍極博，眼目難周，翁氏撰述復極繁夥，考年徵事，間有違失，自所不免。沈君另輯有《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一書，其中翁氏與諸友書札，年月事實，沈《譜》尚多闕略。今即所見，訂訛補闕，凡補正二百五十事，倘亦讀沈君書者之一助歟。

關鍵詞：翁方綱 沈津 《翁方綱年譜》 年譜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Weng Fanggang nianpu*

CHEN Hung-sen

An acclaimed scholar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Weng Fanggang (1733-1818) was celebrated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epigraphy,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literature. Weng was particularly renowned for his mastery of calligraphy. His scholarship in Confucian classics was also outstanding, differing from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hich boasted philological and evidential findings. He addressed larger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untry. In his self-edited *Wengshi jiamen lüeji*, Weng gives accounts of his life, deeds, and writings. Based on this book and other prefaces, postscripts, notes, and calligraphies by Weng, as well as Weng's *Fuchuzhai shiwenji* (in manuscript form, now in the holdings of Taipei's National Library), Shen Jin recently published *Weng Fanggang nianpu*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eng Fanggang). It is a result of close to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labor, a truly impressive scholarly work that contributes greatly to our knowledge of Weng's life and works. Given the size of Weng's own writings and the range of materials that Shen drew on, there are bound to be lacunae or errors in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For example,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from *Weng Fanggang tiba shouzha jilu*—a collection of Weng's prefaces, postscripts, notes, and letters, also edited by Shen—are not entir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As an aid to Shen's readers, my paper supplements or corrects about 250 dates or facts that are recorded in *Weng Fanggang tiba shouzha jilu*, but are missing or mistaken in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Keywords: Weng Fanggang Shen Jin *Weng Fanggang nianpu*